

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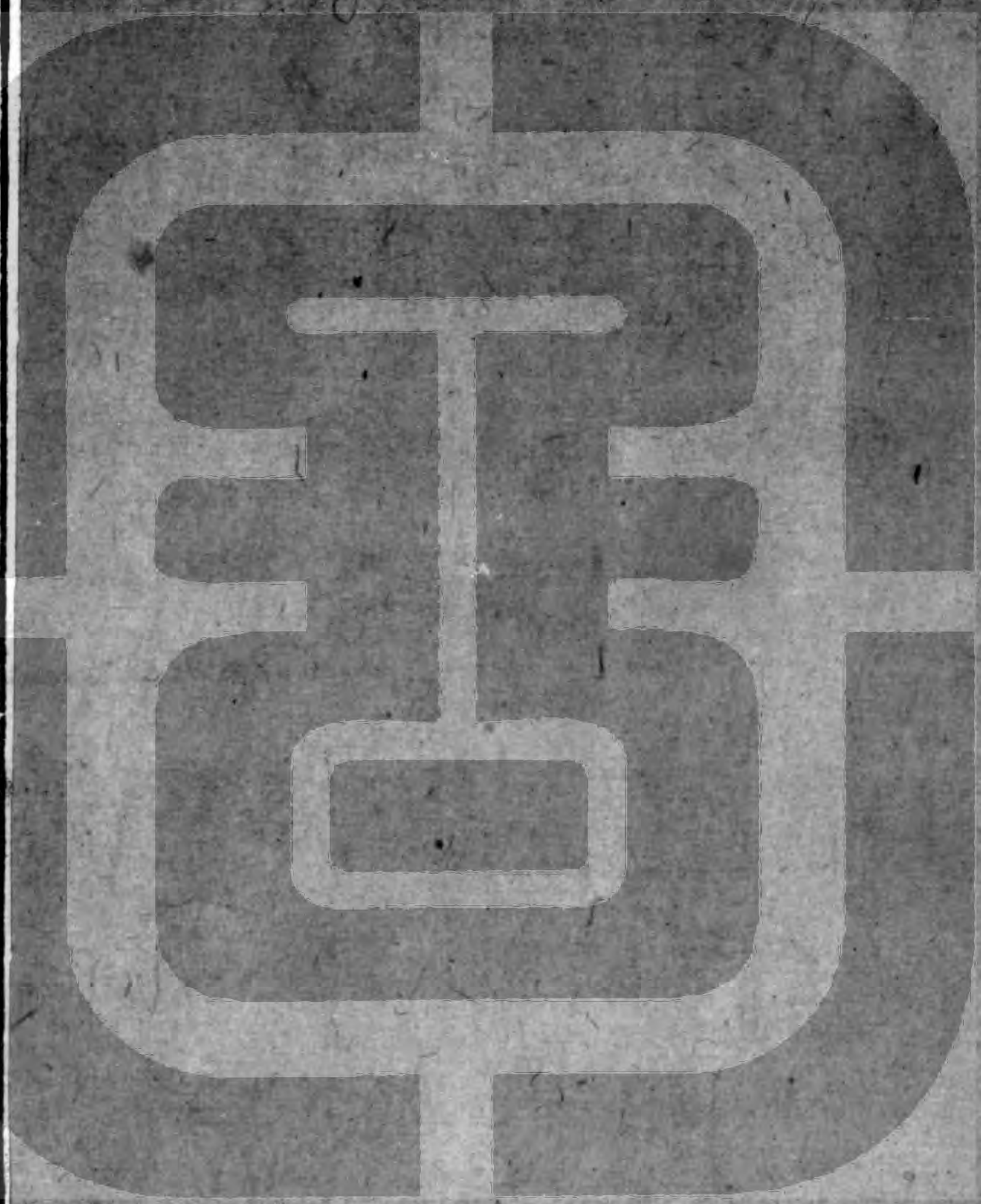
曆月

許子遜先生文

諱

獬

辛丑科



萬曆辛丑

子遜先生文

第四十二部



許子遜先生制義序

子遜先生善於取勢此諸家之

定評也予猶惜其爲勢所用而

不能緩以待之行文之法如水

之盈科後進其始出也清洎而

微動其旣也。淵淵浩浩，使人望之有千里之色。先民所謂言盡而意不盡者，此也。若子遜不幾於盡乎？韓子喻士以相馬，終不言相士；柳子以梓人喻治，終見其意。世以此定韓柳之優劣，乃知天下之尤戒者盡也。

固城陳名夏題



許子遜先生文目

學庸

心不在焉視

二節

人之有技若

殆哉

是故君子有

發身

君子依乎中

一句

及其至也雖

知焉

故為政在人

一節

仁者人也親

四句

柔遠人則四

畏之

極高明而道

一句

君子之所不

見乎

知微之顯

一句

察其精也

論語

許子遜高

全章

林子曰盡之

全章

君子不重則

全章

有子曰禮之

全章

信近乎義言

二句

察其所安

一句

子張學干祿

全章

多聞闕疑慎

三句

子曰富與貴

全章

子曰富與貴

一節

我未見好仁

全章

女為君子儒

二句

聖人吾不得

二節

蓋有不知而

一節

鄉人儺朝服

一節

魯人為長府

全章

顏淵問仁子

一節

子張問明子

一節

子張問士何

全章

樊遲問仁子

者直

子路問政子

全章

上好禮則民

六句

子路問成人

全章

一匡天下民

二句

魯子曰君子

其位

子路問事君

一節

子曰不逆詐

一節

或曰以德報

全章

子曰賢者辟

全章

子路問君子

全章

子曰君子義

一節

子曰人能弘

二句

君子有三畏

全章

齊景公有馬

稱之

子曰惟上知

一節

故舊無大故

三句

興滅國繼絕

一節

欲仁而得仁

二句

孟子

便嬖不足使

一句

今王發政施

之塗

謀於燕衆置

去之

昔者太王居

二節

鷄鳴狗吠相

二句

我善養吾浩

一句

詩云迨天之

道乎

有官守者不

四句

聖人之憂民

一句

在於王所者

為善

古者不為臣

至末

愛人不親反

全章

得其心有道

合下節

樂則生矣生

二句

舜明於庶物

一節

舜明於庶物

二句

文王視民如

一句

象不得有為

一句

彌子謂子路

以告

或曰百里奚

穆公

敢問交際何

全章

仕非為貧也

全章

有貴戚之鄉

二句

非獨賢者有

一句

學問之道無

二句

孟子曰欲貴

一節

為人臣者懷

接也

君子之事君

一節

存其心養其

一節

孟子曰仁言

全章

孟子曰廣土

全章

君子所性雖

故也

曰何謂尚志

一節

終身訢然樂

一句

於不可已而 不已

親親而仁民 二句

仁者無不愛 為務

無政事則財 二句

孟子曰口之 全章

君子用其一 二句

養心莫善於 一句

惡鄉原恐其 合下節

文目終

許子遜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手評

○ 心不在焉

節

許 辯

觀身之所以不脩而知其本當正也夫視聽飲食之在人身其小者也而心失則俱失矧其他乎此以知正心為急也嘗謂吾人一身五官百體效其動而心妙其靈心無與于五官百體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在于五官百體之中如一不正焉而弊多矣正者無在者也無在則無不在虛能涵實之用不正者有在者也有在則有不在寔能碍虛之體當其時意有所至而情有所忘勿論其所以經世宰物挈宇宙之綱者何如

許子遜稿

而試語以生人之事且有失其故者矣。遂其一偏而遺其大全，勿論其所以達權通變，握神化之紀者何如。即試語以日用之常，且有不及覺者矣。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人也有此身，即有此運動之機，心即不在矣。而此耳目口體，隨身而具者，豈皆不在耶。胡一無主而遂塊然不靈若此。夫人也有此身，即有此酬酢之感，心即不在矣。而此聲色臭味，當身而感者，豈皆不在耶。胡一不思而遂茫然無物若此。謂中者外之君，而外境之操修不若從中一簡點也。形者神之役，而攝形以善動，不若凝神而湛思也。蓋不以精明純一之道，主持本原，使其心有定在，宅方寸而不他，又必以空洞澄徹之真，融去物

累使其心無偏在，涉萬變而不有斯之謂真能正心。真能修身者也不然而膠擾，其不為物繫也幾希。有稱同安此篇純用反跌法者，有稱其空中打局者，皆非也。不知行文貴疎落生動，即不在二字，必以在字相形。已涉小家數矣。况又于聞見飲食之上，又贅一層耶。予抹之以俟知者。

心不

許獮

開國治會之十八歲之政即子孫之政也
夫責重者其德亦重不為之德則其責亦重

齊魯同安
燕西都
蔡其心無
其心無
其心無

○人之有技

始哉

許辨

書稱相臣之容賢而不容者失之也夫國有與立賢才是也容之則國
利不容則國始相去顧不遠哉宜秦誓並舉而言之也若曰人臣計利
國家與自為利也異為國家計也者則莫如樹人為一身計也者則必
將自樹夫自樹與樹人則不可同日語矣故世有有技士亦有彥聖士
翁矣前復用四比法太縱其懷瑾握瑜俱願矢心於公室其負氣矜節俱耻願指于私門其批大
難定大計俱足以助相臣而獻其長其鑒大功立大名俱足以形不肖
之臣而露其短此其知之難也容之抑又難矣然惟幸而與斷之休
者遇則有技必容彥聖必容仗其力以集事而視在人也猶在已師其

萬曆辛丑

大學

許子遜稿

德以補闕而好以心也。不以言蓋以開誠布公之思收攬天下之英俊。而數十世之人材豫培養於當日。億萬年之長計密擘畫于一堂。得賢者昌。子孫黎民所以養其福也。而福生有基。此一个臣也。其不幸而不與斷。休者遇則有技不容。彥聖不容勝已者見忌。而媚嫉不容。若仇異已者見憎。而擯抑不遺餘力。蓋以貪權固寵之意壅塞天下之賢路。而羽翼既散。主有孤立之形。群小盈庭。國無緩急之寄。失士者危。子孫黎民所以蒙其禍也。而禍生有胎。此一个臣也。夫國家之保大定傾。本非一人之力。而苟無共富貴。誰與共功名。人臣之析圭擔爵。亦非自便之圖。而苟校計祿位。誰為計社稷。此自樹與樹人之別也。而利

相臣公用語尚當切繆公時說

害相越若此。擇相者盍取而提衡之乎。

有大局。嫌其太整。于子云。收攬天下英俊。壅塞天下賢路。不肖秦繆公當時。竟似漢唐以後。權相詳哉其言之也。

人之

許

公當許... 許子孫稿... 亦未有驕主在上而能汰冗濫定匪頒以

○君子有大道

發身

許獬

論大道本於心而其應彰于身也夫此大道也理財以之發身亦以之

乃其得有自也則主心要哉且人主皆知以天下奉其身而寔未嘗知

以天下奉其身也誠知之則知吾身之關天下甚大天下之關吾身亦

甚大而大道宜亟講矣夫道之大者撫世酬物阜聚豐財非此不舉應

圖受貢配帝疑命非此不臧有其得之焉往而不得矣然而得以忠信

也誠心為質則調劑自均一或失之焉往而不失矣然而失以驕泰也

語太繁東

侈心一萌則拂戾必甚即以理財一節言之自古未有驕主在上而能

亦是偏鋒

警游惰勤勸課以滋財入者亦未有驕主在上而能汰冗濫定匪頒以

許子孫稿

縮財出者則其持衆寡之衡而使生不食耗酌疾舒之節而使為不用窮信非忠信不得也忠信者仁也彼其于財能為之生又能為散合萬方之歡呼祝頌以才德而君身若益尊榮能使足在上又能使足在下合九州之充溢露積以擁衛一人而君身若益鞏固益仁主雖商德不商賄然道之大者必人與財兼理故不阜財而財饒仁主雖責施不責報然道之大者必民與身兼濟故後其身而身先人主而不知為身計也人主而為身計則忠信以行大道烏可忽諸凡驕泰之主不能絜矩以同民好惡者皆自財始故既以忠信驕泰言得失之道已畢復因上人主財用而申言之見生財自有大途只

在生衆為疾食寡用舒不必以財為患而又反覆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又舉孟獻子之言以深見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戒丁寧反覆見得君之所以失衆失命不能為民父母不能絜矩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歷觀三代之所以亡春秋戰國之所以敗亂相尋未有不由於暴征橫斂者此大學痛哭流涕之言深切著明以是終篇之意愚按朱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一段甚詳此意非忠信驕泰所包甚廣而但以理財一節以一端例其餘也此文即以理財一節言之句大非姑以串接之巧存之艾千子

夫勢運題如駿馬驀澗然大家政以往而能留為貴一意徑行嫌于

盡矣。此文無可議處。使人見美。是其可議者耳。故知行文以不盡為貴也。

予評此畢。更讀艾千子文定評。有抹其理財一節之句者。更過予見存之。

君子

許

○ 君子依乎中庸

許 辯

觀君子之所依。可以知道已甚矣。道以中庸為至也。不此之依而竟誰

依乎。且自道術壞而言道者。必折衷于君子矣。世之好異者。徑趨怪

惑之也。自棄者中輟。亦隱怪亂之也。始則由平入奇。由奇入僻。步驟失

其常然。終乃以僻成誤。以誤成迷。性情罔所依歸。亦奚益之有哉。君子

知其如此。故道可以炫聽聞。而不可以宅身心。則弗依事可以駭一時

而不可以規萬世。則弗依。惟夫中者衷也。帝有降衷。人有受衷。隨時竟

之。而即在須臾離之而不能。則君子于是稟仰焉。庸者常也。天有常運

人有常經。夫婦可以與其能。而聖詰不能出其外。則君子于是疑注焉。

約之則以此為安身立命之原、而耳目惟是肝膽惟是我無體、依中庸以為體、大之則以此為位育參贊之根、而範圍惟是曲成惟是我無用、依中庸以為用、嗜聞俱寂之地、攝持有所不及、而存養及之、則無依之依、境似離而寔合、蓋理之精者本無迹、而依之者亦無迹也、達權通變之際、名迹有所不肖、而精神肖之、則非依之依、機似逆而寔順、蓋理之妙者本無方、而依之者亦無方也、斯則不惟其索無隱、其行無怪、去其賢與智之病、抑且默而成之、曲而中之、忘其擇與守之勞、謂之曰君子中庸、信乎中庸必歸之君子矣、
通篇皆舊境、無依之依、非依之依、纖而無當、大約與心不在題云有

在不在同調、聖人之言堅確而不可易、孟旋先生曰：一題之命、鬼神守之、如必游移、倩代以為老到、則吾不知其說矣。

君子像

評

孟子卷高

(一) 及其至也

知焉

許
辨

論道之費不盡知於聖人者也。夫以聖人之明也，且有所不知焉。知固不足以盡道也。道亦費其哉。且夫道之費也，槩之萬端而不足，求之萬變而不窮者也。知其一于為之中，即謂之知，而遺其一于萬之外，即謂之不知。夫婦之愚，雖不可謂無知也。然而非其至者也。及其至也，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皆當有以窮其細微周折之詳。千世之上，千世之下，皆當有以燭其倏忽變遷之狀。此非庸人所能知也。意者其聖人乎？而聖人亦猶人也。豈能以尺知乎？知從心思而起也。亦從耳目而起也。天下之理，不能窮聖人之心思，而能窮聖人于耳目所不及之地，則聖人之

許子幾稿

知于是乎有遺理也。理即事物而見也。亦因時地而見也。聖人之知不可窮之以事物而不能不窮于時地所不及之餘則天下之理于是乎有遺知也。故有以一人之所疑而天下萬世之所群而昧者此其理之終不可知者。鑿也。不知者正也。聖人未嘗以有心索也。而不索即有所不知矣。有以哲士之所昧而愚夫愚婦之所俸而得者此其理之可知而不可盡知者。偶也。不知者亦偶也。聖人未嘗以有心計也。而不計即有所不知矣。向使聖人而無不知也。則欽明之朝何取于疇咨濬哲之主。何勤于問察而古今所稱天縱之聖。又何以自道其無知而深。歟于不惑哉。吁以見道之費矣。○粗而滑便。

○故為政在人

以仁

許 獬

聖人以人論政而漸約之君心焉。夫以身取人政之紀也。而君心匪仁胡以修道而成身哉。夫子告魯君若曰甚哉為政之難也。有為上之自用可矣。然有不得不借資者。無為上之任人可矣。然有不得不溯本者。昔文武之紀綱天下也。三五殷輔次相聯而無缺職。弓旌旃旃責相望。而無留良。其政誠善則界之其人。而無復中撓。其人誠賢則委之以政。而不從旁侵。誠謂為政在人。舍人無政也。乃取人亦不易矣。雖清朝不能無庸違之士。則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其懸鏡又在取人之先。夫身其鏡之者也。真勝似上亦勝真。人能自甄別與。雖盛世不能無不賓之夫。

許子遜稿

則聲同相應。氣同相求。其植招又在取人之外。夫身其招之者也。主擇
 臣。亦擇主。人能盡權使與。然身之修矣。以也。其以道。此身為執物名
 教之主。則舍執物名教。不可以為身。我先王之有令德也。猶曰是彛是
 訓。建其有極。則以道脩身者可知。已行葦既醉之家法。胡可不率修焉。
 道之修矣。以也。其以仁。此道從精神命脉而流。則無精神命脉。不可以
 為道。我先王之有芳軌也。猶曰勿二勿三。以欽厥止。則以仁修道者可
 知。已闕睢麟趾之美意。胡可不實體焉。蓋天下無沿襲可舉之政。故有
 夾輔亦有主宰。而真誠惻惻。益然一腔者。則又宰之宰。綱常植而不墜。
 天下無粉飾可繼之道。故有本體斯有作用。而旁撻延攬。以弘治功者。
 則又用之用。令甲整而長新。君欲為政乎。於此加之意耳。
 視他作稍渟涵。惜多舊句。

故為政在

許

下大矣。誰不當吾教。惟不言教而言宜。則一念尊崇所最先。蓋有在此則為宜。在彼則為非宜者。而尊賢是已。賢有翊我繼述之業。而宜資其贊襄。有勗我不墮之思。而宜資其啓沃。又有去我離間之漸。而宜資其調護。凡敬皆敬也。而獨此為不可後之敬。夫苟不知義為宜。則已知其為宜。而尊賢豈不大哉。典有所必隆。則王者無私恩。骨肉之恩。篤于內。而股肱之佐。隆于外。各擅其大。而仁與義並行。用有所必借。則王者無虛崇。集思所以廣益。講學所以惇倫。共成其大。而仁與義交資。有修道之責者。當亟講矣。予亦憚其盡。

○柔遠人則四

畏之

許 辯

王者有無外之治。惟柔懷之經舉也。夫天下四方大矣。而人歸人畏。此無外之治也。自非柔懷何以得此。夫子禮魯君也。其意若曰。天下有國勢。有人心。人心不可使渙也。而封疆遼遠。德意隔絕之鄉。其心尤易渙。國勢不可使弱也。而河山宰割。土宇分裂以後。其勢尤易弱。是故鸞聲教者遠人也。阻聲教者亦遠人也。主權有所不能一。吏法有所不能服。而惟有以柔之。則周澤渥矣。仁風翔矣。其道能使殊方絕域之衆。戴之如天。依之如地。感恩者奔命。有樂郊得所之思。遊聽者傾心。有中國聖人之想。蓋既惜其僻處幽遐之中。弗獲耀光明于宇下。又幸其生當汪

歲之世。得以竊餘膏而自潤也。四方有不歸之者。誰耶。宣威命者。諸侯也。聖威命者。亦諸侯也。服則能以其國衛。叛則能以其國抗。而惟有以懷之。則燕好洽矣。慈惠布矣。其道能使奉琛執球之國。各效其忠。各輸其力。合為朝覲。會同。欽天顏于咫尺。離為甸宣屏翰。揚皇靈于遐荒。蓋匪獨簪纓苗裔。保姓而受氏者。愈益堅翼戴之小心。而凡被封內私屬。承流而仰沫者。亦且守約束而不犯也。天下有不畏之者。誰耶。夫惟其歸也。而窮髮皆臣。庶不毛皆編戶。聖天子不自為大。而能家六合以成其大。夫惟其畏也。而下有不侵不叛之臣。上無不庭不虞之患。聖天子不自為尊。而能隸萬國以成其尊。此人心之所以常萃。國勢之所以常

重也。君如有意。則柔懷之經。宜亟舉矣。此時文中表體。雖極宏麗。非詞家所難。

柔遠

許

○極高明而道中庸

許 辯

君子之於德性極其體而無所增也夫高明性體也而行不中庸亦豈

率性之道哉且夫德性從何而來從天命來者也莫高匪天穹窿無朕

者非真然天雖高也不離下濟以為高莫明匪天洞囑無際者非真然

天雖明也不離易知以為明蓋天下惟中庸之理顯蒙不能喻賢智不

能加則似乎非平而高明之體寓焉天下亦惟高明之衷隱怪不能亂

遊世不能移則似奇非奇而中庸之軌出焉原非二也君子知此故能

擴其所未至以與清虛者遊又遵其所常行不為奇衰者亂人心亭

物表而欲或屈之則卑吾欲極其高乎其惟伸物上不屈物下乎然而

許子遜稿

物有上、道無上也。益之銖銖則不經，毋寧塗轍之是守耳。人心皎々塵外，而私或汨之則暗。吾欲極其明乎，其惟遵物外，不汨物內乎。然而物有外、道無外也。反之經常自有在，雖可立異而不為疾。蓋吾聞古之湛思玄詣者，德雖達天而功不遠人，翻使隔彼其無聲無臭之載，闇然修之而即是夫。孰謂性命之非易簡也，是極之即所以道之也。吾又聞古之潛心下學者，名跡未嘗駭俗，而精神可以証聖，彼其與知與能之理，終身由之而不盡。夫孰謂糟粕之非神化也，是道之即所以極之也。以此語問學問，學雖要渺而非幻，以此求德性，德性不昭揭而自尊矣。夫哉聖道，非君子真孰疑之。

尾

題有一字不可倒者。如此題極字道字，皆當體貼尊德性道問學句。何得又從道字覆說到極字也。文無他謬，只此開織徑矣。

極高

許

○ 君子之所

見乎

許 辯

君子之異于人者、謹所忽也。夫不見人所忽也。君子謹之此其所以不

可及與。且天下最壞人心術者、莫如表暴之一念。表暴之念起而歸于

共見者必工、欺于不見者必甚。德從此滿矣。夫小人的然日亡也。其惟

欺人所不見者乎。豈知昭之為昭、昧者覺之、潛之為昭、覺者昧之、與昧

同覺非難、而不與覺同昧難也。昭之可畏、急者修之、潛之可畏、脩者急

之、與急同修非難、而不與修同急難也。故人有疾、君子無疾、無疾豈可

及乎。然而絕之則有源矣。疾之流可見、疾之源不可見也。人有惡、君子

無惡、無惡豈可及乎。然而去之則有根矣。惡之影可見、惡之根不可見

也。人所不見，名為指視耳。而實非真指視也。吾湛思內照，而至暢指視于指視不加之地，則毋論日章何如，而就此無形無聲中，誰能有此點簡也。點簡至此不可及矣。人所不見，名為顯見耳。而實未透顯見也。吾潛修玄詣，而誠嚴顯見于顯見未交之時，則無論入德何如，而就此不睹不聞之中，誰能有此培養也。培養至此不可及矣。然則均一立心也。君子畏其伏，眾人畏其動，而孰知畏動而不及畏伏也。均一下學也。君子敬其微，眾人敬其著，而孰知敬著而不及敬微也。人可反而省矣。子遜善於取勢，題中不可及，所不見，各有翻合。然於高渾二字未之有也。

○ 知微之顯

許 辨

君子晰微顯之幾，深于為己者也。夫天下惟己無不該，孰謂微也，而非顯哉。而能知其合一者，惟君子矣。嘗謂天下最易亂，人學術者莫如顯微之介。蓋惟微也，則無形，算計不能測，而鬼神不能窺。惟微也，則無形而形之，粉飾不及施，而高結不及用，故昧此幾者，見謂顯自顯，微自微。幾相反耳，而孰知夫微之即為顯也。蓋有不可等級界限分者乎。即研此幾者，亦見謂始乎微，卒乎顯，幾相因耳。而孰知夫顯之即為微也。蓋有不可積累漸次言者乎。惟君子有謹微之學，既以修於闇，而戒於章。亦惟君子有識微之明，自能見其朕，而知其著。彼真見夫睹聞俱寂微

耳胡然而中和致位育臻功遂燦於宇宙也則是天地萬物不為大獨
 知不為渺也蓋善無微而不章矣而吾鳥可弗圖之蚤又真見欺無初
 分微耳胡然而視十手指十手跡遂揭於肺腑也則是大庭廣眾不為
 外聞居不為內也蓋惡無微而不呈矣而吾鳥可弗防之亟故以為顯
 猶可諉也顯而係之微不可諉也淵蛸蟻伏之中醞釀自我轉移亦自
 我之不着存察更誰為着存察也以為微猶可玩也微而隨之顯不可
 玩也精神意念之動端倪在此究竟亦在此而可以抵塞更有何處
 不可抵塞也然苟非用心于內者孰能知之孰能慎之
 為已之學全在知微每比結謹幾意與註中知所謹三字余他多平語

○ 君子不重

全

許 解

聖人論全學有四其自修密也蓋養重而存誠學有本矣而友勝也則
 助多速改過則失少孰非所以交修此學哉且世之君子莫不矢口言
 學而每患無善學也我知其故焉非其記誦之不勤涉獵之不廣也輕
 浮累之耳巧偽雕之耳否則燕暱之朋驕其志疵類之行虧其美耳欲
 去其弊者吾以為道莫先治氣矣氣本動而難制之物御得其道可藉
 以衛神御失其道亦反以喪厥志故威欲其勿棄也學欲其勿忘也則
 治氣之道不宜逸其重而使之輕也又莫先治心矣心本虛而無繫之
 物太一為之君則有主而寧多机為之役則無主而勞故忠不可使離

許子遜稿

也。信不可使離也。則治心之道。所以返其二而歸之一也。而猶未也。學有去日損就日益者。其道在取友。有規有型。所以為益也。而苟為已之不如。則有損矣。可或近與。吾願學者擇其勝已。勿喜臨深以為高。而猶未也。學有求日益先日損者。其道在改過。有懲有窒。所以為損也。而及其反而之善則益矣。可或憚與。吾願學者見則必更。勿因匿瑕以敗瑜。斯則器宇之端凝。既足以監問學之址。而存誠以培之。其培益厚。內寔自消。其外浮。仁賢之夾輔。既足以收切磋之功。而克己以刷之。其刷益精。獨礪者。尤賢於衆翼。此全學也。自修至此。察矣。視記誦涉獵之所得。孰多乎。

○鍊格而不失運氣

○禮之用和

全

許 辨

賢者論禮之原。而究其所由失焉。夫禮以和行。此其原也。不行者不節之失耳。和曷咎哉。有子之意。若曰。自禮之散于天下也。而降禮之家。至拘之以強世。棄禮之士。反去之以潰防。吾以為二者皆非也。夫謂之禮。則烏用強也。而謂之禮。則誰能去之。蓋開禮之為用也。雖至嚴而至和。其大以紀綱天地。而寔因天地之秩序為典彝。天地之所制者。人情之所安也。其小以節宣風氣。而寔因風氣之循環為變遷。風氣之所宜者。人情之所順也。夫人孰不欲亢而為尊者。下夫人孰不欲伏而為長者。勞禮至則不爭。而人雖暴必帖。禮明則無怨。而人雖辨必服。蓋禮之以

和貴明甚也。先王之美，以斯耳。後世之由，以斯耳。乃有不行者，則豈和之罪哉。用和者之罪也。和出于性之自然，人本習之而不知。一或知之，則情識生矣。縱欲敗度，所自來也。節出于和之當然，人本由之而不廢。一或廢焉，則凌越起矣。納侮召亂，寧有極乎。尊卑少長之莫辨，而名分倒置，則相瀆乃以相瀆。大者不可為綱常，出入起居之無度，而威望日褻，則至適乃以不適。小者不可為儀節，如是而何以行也。達其所由行，則知天下無人情外之天理，而制禮以垂後者，不可不洞究其源。推其所由失，則知天下無天理外之人情，而守禮以維俗者，不可不力。過其瀆，不然則雖美而有不美者存。禮又安足貴也。

尾

無一語復徑推索。只隨手點次。左國諸文。隨題用着。然亦跳脫而少矜慎之色。

禮之

許

○ 信近於義

復也

許 獬

賢者論信而有取於近義者焉。夫言而不復，非所以為信也。然惟近于義則可耳。不然而何以復之哉？且世謂輕諾者寡信，非獨其率爾一時無必踐之志也。亦其多誤必悔，揆之義而不安耳。夫義非他也，乃天地間正大之理。矢之口則光明，措之躬則磊落。固千萬人所注目而共仰。亦千萬世所景行而不磨者也。是故信以成義，仗義者不棄信義以成信。能信者不詭義。時乎有所感激，有所慕效，而慷慨以自許。其自許者非以氣勝也，而以義勝。則一言而負綱常，彌名簡卓於世教，有關係也。自古志士仁人，莫不由此以垂休而復之。奚不可焉？時乎有所報稱，有

天地間千萬世皆不雅

法

交互

所締結而慷慨以許人其許人者非以情勝也而以義勝則一言而對
天地質鬼神浩然俯仰無愧怍也自古忠臣烈士莫不由此以成名而
復之矣不可焉是雖天下時勢異變容有言出而中阻者矣然而屈在
勢不在理其可復者自在也吾之所謂可者固非取證于事後而逆料
于言前也是雖人情初終易慮亦有朝言而夕背者矣然而失在終不
在初其可復者自在也吾之所謂可者固非取必於不食言之人而取
必于不可易之言也不然言之不度而迫與義違其究也欲從吾言則
負義而信亦不免為拘方欲違吾言則負信而義亦難收其全瑜益立
談稍輕而進退無一可者也吾願約信者慎之哉

尾

可渡是寔事必說到不可復而可復者自在皆學人虛浮道理語此
法寔自子遜開之

信近

許

○ 察其所安

許 辯

論觀人者在得其真心焉夫安者人心之真也不得其真而何以盡人

哉嘗謂人之難知也一行而初終改矣一意而初終又改矣要之勉者

可改而安者不可改法當察其所安而已矣安之云者非有所慕而趨之

有所激而赴之也理無強于其心而心自適焉心與理而相安也心無

強于其意而意自流焉意與心而相安也自非然者且欣且厭勢若出

于不獲辭之中尋為尋悔神或露于不及簡之際雖其一時之間其志

方銳其氣方盈若奮然有不可奪之勇而其初未必爾也我則察之于

未銳未盈之初以知其所自來雖其一時之間其銳未衰其盈未竭若

更不得一合若語

毅然有不可拔之真。而其後未必爾也。我則察之于既衰既竭之後。以
知其所自復。蓋彼雖以有意持之。終以無意漏之。我雖不以有意伺之。
常以無心照之。故或舍其昭々之節。而察其冥々之衷。謂人固畏衆不
畏獨也。或舍其顯大之迹。而察其鄙瑣之務。謂人固務大不務細也。或
舍其從容暇豫之為。而察其張皇急遽之候。謂人固鎮暇不鎮率也。凡
此皆觀之以與由之外。而得其所安者也。不然。世之矯激之士。固有對
大廷而慷慨撫幽獨。而悔恨辭尊臉而不居。爭錙銖而動色。平居無事。
莫得其罅隙。而忽然突然之頃。反不勝其刺謬者。此其安耶。至安耶。相
懸蓋不啻倍蓰矣。不有察之法。何以得其真哉。

尾

以直行層接為法。人稱其免起鵲落。予謂其如折崖斷梗矣。

察其

許

○子張學干祿

全

許 辨

聖人與賢者論實學修之而已而已夫謹言慎行皆以為已也而祿亦在
 干之者胡為哉且自潛修之學晦而士近名矣務華則絕根聖人所為
 慮耳干祿如子張倘亦有近名之意乎夫子正之曰子欲知學耶吾與
 子譚寔學夫士有獨知之契信耳目不如信心理非億中之途執意見
 終歸執妄故善為學者獵英咀華非競富也揀擇隨之加民見遠非恣
 臆也擬議先之多其聞焉闕其疑焉即其餘者亦毋易由言出而無
 乖尤其寡矣多其見焉闕其殆焉即其餘者亦毋易由行而成而無虧
 悔其寡矣尤寡于言者共聽共聞所與天下為應違者也故必以人

從聞見說到闕慎尚須以淡涵語行之

為驗、悔寡于行、者自修于証、所不與天下為俯仰者也、故惟以己為符、分則各由博而之約、而研之精也、聰明有所不炫、出之定也、意氣有所不後、此其學何學耶、尚有心于要譽乎、然而不可掩者、自在也、合則又由外而之內、而汰浮詞、未已也、期于飭寔踐、協輿情、未已也、期于慙隱衷、此其學何學耶、尚有心于希世乎、然而不可逃者、自在也、無意近名者、心在祿之外、適去適來、寔心為道者、祿在學之中、非求非與、張亦務此而已矣、而汲于干之者、不亦拙且勞乎、

○ 只在中句不另說得法前則徑省其辭去柳子之多容善蓄遠甚。

以對偶之學

○ 多聞闕疑

三句

許辯

聖人論寔學、有在于修言者焉、夫聞貴博、而言貴精也、能闕且慎、而尤寡矣、不然、雖多聞奚益哉、夫子箴子張也、若曰、子欲知學乎、吾以寔學為子言之、大凡崇進脩者、脩詞為居業之本、操衡鑑者、審聲在核寔之先、言之所係、亦良重矣、然言有自外入者、人獻之、而我採之、是非臧否、所得而自主也、言有自內出者、我言之、而人聽之、可否應違、不得而自主也、故雖搜羅誠廣矣、而遂可盡吐之乎、未也、雖參酌誠當矣、而遂可恣談之乎、未也、天下之言、固有在昔為讜論、在今為寔語、在彼為訐謔、在此為浮議、不然而或醇疵半焉、得失參焉、皆可疑也、疑則利用闕矣、

高晉年五
論
許子遜稿

天下之言亦有明知為嘉辭而發之太驟、近于躁、明知為石畫而待之太銳、近于誇、不然而或知我者少、疑我者多、皆當慎也、不慎無貴言矣、闕之為道、訥在言前、一言而嚴三緘之戒、慎之為道、訥在言中、萬全而凜一失之防、統之皆以成其慎也、而尤不自此寡乎、蓋凡人之尤吾言者、非尤其蘊藉之未優、則尤其挾蘊藉而出之後也、而今無是也、非尤其慧識之未長、則尤其務慧識而出之肆也、而今又無是也、詳審而譚之、必中持重而發之、必誠、能使智者抱獨知之契、而昧者無逆耳之嫌、虛夢之人聽之、樂收其忠益、而褊中之人聽之、不忌其闢捷、又奚尤之有哉、不然、多聞多惑、多言敗吾恐、尤不終無也。

短兵接戰。其氣特銳。予恐其盈而竭也。

多聞

許

○○富與貴是

全

許
獬

君子之於仁也決其機而益密焉夫不處不去所以決仁機也而貞之

於造次顛沛為斯真不違者哉嘗謂仁之難成也心難一也境難操也

境變於外情動於中而脩飾於平日者亦或敗露於一旦君子不然矣

君子曰性定者無情識焉得有所厭化齊者無感遇焉得有好醜見可

欲寧言道不言命微有非道則不處見可惡寧言命不言道雖有非道

必不去不處不去皆所以不去仁也仁去而名胡由成乎然仁苟期於

成名則固不欲使人名我為貪富貴亦不欲使人名我為輕富貴而其

中微有戀不能舍之心固不欲使人名我為羞貧賤亦不欲使人名我

為甘貧賤。而其中微有鬱不能平之心。守之真而感遇為幻。貞之一而
久暫靡他。吾求其終食之違而不得也。不知其暇視其率。見其造次也。
猶是不知其常。視其變。見其顛沛也。猶是夫出處去就。士人之大節也。
人以此屬耳目。而我以此決平生。即君子無意於矜持。而矜持者。或能
勉焉。倉皇艱險。士人之畏途也。神至此而易昏。力至此而易憊。即一時
有意於存養。而存養亦未易到矣。自非君子其孰能之。所謂終食不違
者。以此。

取舍明。存養密。前後大意如是。然必存養密。而後取舍益明。子遜結
末節殊得力。

○富與貴是

節

許 辯

君子之權去處。其要歸諸道而已。夫君子所知者道耳。而非道之遇。乃
有去有不去。要亦以道權之也。蓋自恒情見可欲。則忘是非而逐之。見
可惡。則引是非而繩之。於是乎徼倖之心起。怨尤之念生。而知去處者
鮮矣。其惟君子乎。君子曰。富貴人所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然而得之
不以道。則不處。貧賤人所惡也。吾非甘此而戀之。然而得之不以道。亦
不去。蓋富貴而非道。冒進者之耻也。責則在己。貧賤而非道。失賢者之
羞也。責則在人。非道而貧賤。所失者寵利也。澹泊猶可以明志。非道而
富貴。所失者名節也。軒冕適所以辱身。故達一不去之心。以之棲遲衡

門可矣。遇仕進則不免為干澤。而君子之見可欲也。寧言義。不言命。達
 一不處之心。以之絕迹。俸竇可矣。遇隱約則不免為諱窮。而君子之見
 可惡也。寧言命。不言義。是其非道而辭之。辭之固道也。出乎濁而游乎
 清也。非道而安之。安之亦道也。當之者雖逆而受之者自順也。孰謂君
 子之一去一處。而非以道權衡于其間哉。

起處怪他。便說出君子中間不處不去。怪他說破。所以後四比互轉
 慶則題意恍然矣。大概机趣活潑之文。信手拈來。即有未融慶亦不

礙其佳。宋羽皇

以羽皇之評存之。

○○○我未見好仁

全

許辯

聖人望人力仁而深。以未見者致意焉。夫仁聽命于力也。而能仁者與
 力仁而不能者俱未見焉。宜聖人有厚望與。夫子意曰。仁一而已。見為
 易者玩吾仁。既以偶合而附之。而謂仁可襲取。見為難者畏吾仁。復以
 因循而諉之。而謂仁不可力求。我一○句○總○入○以所見決之。皆非也。夫人心有仁矣。
 亦有不仁者。以為仁之害。有好仁矣。亦有惡不仁者。以為仁之防。總俱
 為仁而用力也。世有若人。我固願之。而今乃未之見焉。彼其所謂好者。
 非真好也。果能好也。則必無以尚之。極其好之力。而後已。而無以尚者。
 誰耶。我未見也。所謂惡者。非真惡也。果能惡也。則必不使加之。極其惡。

許子遜稿

業曆年五
之力而後已。而不使加者誰耶。我未見也。若是者不過自諉曰力不足耳。而力不足者又誰耶。我未見也。我思以自力復自心。本至近而匪外求。以自心復自力。亦有主而無中。餒故一日而用之。即一日而赴之。其氣甚銳。非驟發而無根。日。而用之。亦日。而給之。其神甚強。非一出而難繼。安見不足哉。夫其無不足也。則能好能惡者宜必多也。而我惟未見安敢信其無夫。其有不足也。則欲好而不能好。欲惡而不能惡者。宜必多也。而我唯未見安得信其有由前所未見。其歎在人。其咎亦在人。而我之倦。屬望者終未絕。吁人亦何愛此一日之力。而不以副吾望耶。

不獨唱嘆未見得情。通篇清渾之氣。言有盡而意無窮。此子遜最難得者。

我未見

許

○女為君子

二句

許
辯

聖人教賢者以儒、欲其究儒之量而已。夫儒之分量遠矣，必有君子者
 而後足以當之。而小人何以稱焉？宜夫子兩舉以決其趨也。若曰：世之
 盛也，而儒始為天下重；愈久，業愈多，而儒漸為天下輕。夫世非能重
 儒，自可重耳。亦非能輕儒，自可輕耳。女欲為儒乎？吾聞之：儒有君
 子，亦有小人。語儒術，則躬道德而擯紛華；語儒行，則規遠大而薄曲謹。
 語儒效，則煥經緯之章而成參兩之能。若者皆君子也。以君子而列于
 吾儒之中，則道術賴之，世運賴之，可以尊吾統而續之二帝三王之後。
 而令未墜者重光，亦可以旌吾教而置之九流百家之上。而令立異者
 似猛悍太過，氣亦粗率。

屈服蓋宇宙間不可一日無此儒也。吾願女為之而已矣。不然而緣飾
章采者，儒而偽，墨守訓詁者，儒而迂，狃近而忘遠，執小而妨大者，儒而
陋。總之皆小人也。以小人而列于吾儒之中，則進無關於世，退無述于
後，使天下高其名而不獲收其用，則重有負于當時，使天下因其用而
并以疑其術，則重有累于名教。蓋吾道內不可一日有此儒也。吾願女
毋為之而已矣。為君子則君子，為小人則小人，其主張見于立志之始，
而趨舍向背胸中之境界已分，其成就見于規為之後，而巨細精粗終
身之流品遂別甚哉。不可以不慎也。若徒曰言儒言服儒服，儼然被之
以儒名，舉皆儒也，儒乎儒乎，君子小人果無辨乎？

有尾

二帝三王九流百家等句法。昔以為高言，今以為陳言矣。乃知文貴
苦思。一日之力，可以百年。只是明辨雅俗耳。

女為

許

○ 聖人吾不

二節

許 辯

作聖始於立心、聖人以次而致意焉、夫聖人雖不作而有聖人之心、猶

可望也、自君子善人而下、非有恒、誰思哉、嘗謂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性

有常則可久、學惟有本則可大、世有聖人焉、神而明之者也、非學守之

力大而化之者也、無執着之迹、求之君子、君子苦一聞之未達、然而具

聖人之體也、求之善人、善人病入室之難能、然而抱聖人之資也、總之

皆不可以無恒、而作者故語品格、則聖人尚矣、而君子近之、思聖人而

不見、而思其近聖人者、則君子可語資稟、則善人美矣、而有恒近之、思

善人而不見、而思其近善人者、則有恒可夫、此有恒之于聖人、等級相

題中若矣字、何等感慨

此却草草

無一語不見成力有餘而

許子遜稿

懸豈不遠哉。然聖人之道，雖無不變，無不化，而亦有不變不化者。本來之素樸，此有恒之執，所以勝世人之幻也。執則聖體在，而幻則聖體亡也。聖人之學，雖無不知，無不能，而亦有不知不能者。人世之機械，此有恒之拙，所以勝世人之巧也。拙則聖真完，而巧則聖真鑿也。忠信所以進德，有守乃有為之根。立誠所以居業，不二為不測之門。審如是也。聖人旦暮遇之矣，何難乎君子與善人哉。

未得聖人，但徇唱嘆之情。

○ 蓋有不知

節

三

許 辯

聖人示人求知之方，而即已以明之焉。夫作有法，而知有方。聖人不能易也。妄作而不求知者，亦獨何與？夫子之意，若曰：道之質，于天下非獨愚者之失也。惟愚而自以為靈，則終身不靈矣。而其失乃滋甚。是故世有人焉：上者生知，次者學知，其最下者則冥然妄作，而強不知以為知。夫強不知以為知者，知之賊也。而我則豈敢哉？我思知有從入耳目，是也。知有從出，心思是也。由中出者，外無證而不明；則聞見之途，欲其廣，由外入者，中無主而不受。則擇識之力，欲其專，要以明聖有模範。夫婦有知能，名物象數有至理，我不敢遺，而多聞者多惑，多見者多忘，多

視聽者多脫誤，我不敢忽。斯則其為學也，非超脫之學，而沉潛之學也。然久之而杆格去焉，障錮開焉，潛亦超之門也。其為知也，非玄解之知，而格致之知也。然久之而意象融焉，覺悟啓焉，格亦解之機也。人以頓而我以漸，從入雖似懸殊，始以昏而今以明，究竟無大相遠矣。不亦庶幾乎知之次哉？蓋其蒐羅之自外者，合萬耳目歸一耳目，而是惟無作，作則用物弘而取精多，其潛發之自內者，由一心思貫萬心思，而是惟無作，作則取裁精而省括中，此吾之所以無妄作也。世之不知而作者，可以思矣。

但求直捷痛快，似省力寔費力矣。

○ 鄉人儼朝

節

許 儼

聖人盡禮于鄉，而謹人之所忽焉。夫聖人之處鄉，雖細必謹也，豈以儼故忽之哉？朝服之立，抑亦可以觀禮矣。嘗謂聖人之處世，非其徇俗而流之也，亦非其矯俗而亢之也，接之以誠，而要之以禮，不失吾正焉而已矣。自今言之，飲之行于鄉也，所以合愛而尚齒也，謹之誠是也。至于儼則其事近怪，喜誕者之所托也，非有少長揖讓之儀，可以明吾節矣。其說非經，好事者之所趨也，非有彼此獻酬之禮，可以明吾度矣。朝服何為，立于阼階，又何為哉？不知渺茫之說，雖聖人所不道，然而其習之有所沿也，則怪而常者也。怪則可駭，而常則未可盡非也。流俗之非，雖

有雍和之度

何賴况魯自中葉以後廢墮日滋當改者矣止一長府而改一長府殊
非識救時之宜魯自開國以來舊章具在當仍者矣止一長府而仍一
長府猶足動由舊之思斯時也魯之當事任何人當事任不慮而身在
事外者慮之不已近乎然慮誠當而非迂也魯之司獻納何人司獻納
不言而分在不議者言之不已激乎然言誠善而非激也使其事未成
而聞此固可朝令而夕停無復傷財害民之舉使其事既成而聞此亦
可懲今而後無復紛更生事之虞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非徒
嘉閔子也寔以維魯事也夫閔子素豈喜言而事關軍國之重則不得
不慷慨以寫隱衷聖人亦豈樂言而言中安危之機則不得不表章以
悟當宁後之長國家者可以鑑矣
題一入手與會飛動更無留行處但此排整不得一二寬鬆語為
可議耳

魯人

許

○ 顏淵問仁

節

許 辯

聖人語大賢以仁為之已而已夫已非二也克之而為仁者即由之而
 為仁者人宜早自決矣且語仁而至於本原之地其境甚真而非遠也
 而亦惟其真也故難覓功甚約而非煩也而亦惟其約也故難探聖門
 獨顏淵可以語此故夫子告之曰子欲為仁乎人心本無所馳逐也胡
 為乎有所馳逐而不止亦曰已固欲之則不得不恣之本無所蔽錮也
 胡為乎有所蔽錮而不開亦曰已固有之則不得不護之於是乎視人
 則明視已則暗而當其暗也雖天理在前井之易辨而不知試一克之
 而當有躍然呈者矣繩人則密繩已則疎而當其疎也雖天地背馳浸

出之字此不必再出人字

由已意便醒

前此已照

浸澌盡而不覺。試一克之，而當有惺然露者矣。禮不復乎？仁不全乎？天下之言仁者，不我歸乎？其後以一日也，則精神之所攝持定也。而人同具此精神，原不相間隔，其歸以一日也，則精神之所感召速也。而人各具一精神，原不相假借，即云自視者不明也，亦烏有已不自視，而人能代之省者？即云自絕者不密也，亦烏有已不自絕，而人能代之修者？吾以為仁惟有已而已，以有已之心而妄用之，則凡百攻取，凡百誘慕，皆見為吾身中不可無之性情，而牢不可破，以有已之心而善用之，則凡百斧藻，凡百濯磨，皆見為吾身中不可無之學力，而確不可分，故已非即私也，以其私由已而起，故即已謂之私，而拔去者必淨，亦非即仁也，以其仁由已而成，故即已謂之仁，而擔當者必力，人能知已乎？則知仁矣。

單是克已處，吸得由已之神，遂爾乘風直下，不須再轉。文之得勢於逆者，○但見靈露，何必深微。湯霍林先生
由人只帶說，視人視已，繩人繩已，強為分疏，非大方之筆。

顏淵

許

○子張問明

節

許 獬

明於人情者。至明者也。夫譖以浸潤。愬以膚受。用情良亦巧已。明乎此者。明豈近哉。嘗謂天下無不可知。而惟人情不可知。故知人之所不知者。至矣。子張問明。而子告之曰。子欲知明乎。夫明莫大於辨。忠邪淑慝之門。而使正道白。又莫大於辨是非曲直之狀。而使公道伸。世有巧為譖者。譖不以驟。而以浸潤。其說能使人漸信。漸入。而雖有大聖大賢。素負矯修之行者。反以無根而受誣。有巧為愬者。愬不以實。而以膚受。其說能使人驟感。驟動。而雖有大奸大惡。敢為背逆之甚者。反以情迫。而見憐。此而不行焉。可不謂明乎。此而不行焉。可不謂遠乎。蓋所謂浸潤

者微詞也。中於昏庸者猶淺，中於聰睿者尤深。知我之能察，故即乘其
察而惑之，而本欲照讒佞。讒佞在前而不覺，所謂膚受者危詞也。撼之
暗弱者猶緩，撼之英毅者愈速。知我之好直，故即乘其直而愚之。而本
欲理冤抑，冤抑在後而不知，自非明在聽睹之先，知其譖愬者，何人所
以譖之，愬之者，又何人。白黑稍未了然，安能迎机而懸斷也。自非明在
聽睹之外，知其譖愬者，何事所以得譖得愬者，又何事。微暖稍未洞燭，
安能紛至而不眩也。人蔽其机，目前遠若萬里，我破其偽，明哲炳若日
星，謂之曰明且遠也。夫誰曰不然，何人何事，兩比不行，中有闡幽剔微之意，不是一槩置之，不論不議也。

○子張問士

全

許 獬

聖人與賢者論達，在去其求聞之心而已。夫無意求聞，則得達。有意求
達，則得聞。此其大較也。學者辨之哉。嘗謂學者闇然自修，非為人也。豈
惟聞不知，即達亦不知。然苟其慕達也，而不知所以達，則將有飾節以
取譽，詭行以眩衆，忽流于聞而不自覺者。子張之於夫子，所問者達也。
其名則是，既而詢之，所應者聞也。其實則非，是務華之士，所巧取而得
而信耳之夫。所傳響而成者也。出之者何根，調於衆而未必符於獨，稱
之者何據，揚其聲而未必見其形。達不若是矣。達者有通而無礙之云
也。隱微雖無虧，要之邦家以為契。達者亦由此以及彼之云也。聲名雖

甚盛。搃之操行以為基。有如其人而質直也者。好義也者。觀察下人也。者是之謂寔其心。而虛宅之方。其守而圓用之。可以懽隱衷。亦可以懽群情。邦家之達必矣。然而達也。非聞也。不然而色取仁也者。行達也者。居之不疑也者。是之謂以厚貌之飾。蓋其薄植。以自是之念。成其遂非。欺已而已。不悟欺人。而人不知。邦家之聞必矣。然而聞也。非達也。由前。言達則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聲宏者寔大。君子固疾。夫無稱由後言達。則倏然而無。倏然而有。華茂者根絕。達士亦耻其過情。故曰有意求達。雖達亦聞。張也辨之哉。

此章題情的當如此做。但加一番組織鮮彩。則在人耳。○一溜而去。

尚能淵渟否。艾千子

予向選十五會元。遇子遜文。但重其微秀。淵渟者。凡莽用機勢之文。雖世傳善步王錢。予不信也。予持此論。頗不合于時人。若干子諸評。則子遜定案矣。

子張問士

許

○樊遲問仁

者直

許 辨

聖人論仁智道各相成者也。夫天下唯能知人者能愛人也。智以成仁。舉錯其明驗與。自昔人主御世動希仁智之名而弗克取仁智之寔。彼其所謂仁小仁也。而于範圍曲成之術淺矣。智私智也。而于鼓舞作新之機微矣。夫苟析之而各盡其大。則合之而未嘗不共成其美也。說在夫子之告樊遲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則無乎不愛也。直者愛枉者亦愛。合九流而兼收之。仁主之所以示廣大也。而不為行姑息。問智。子曰知人。知則無乎不知也。直者知枉者亦知。鏡群倫而甄序之。智主之所以運神明也。而不為傷刻核。乃樊遲胡未達耶。豈以普覆載之公者。

起便排對

枉直俱見似說

許下遂稿

必有難于辨別而神臨照之用者。必有歎于并包乎非也。大凡愛其人者，必欲其人為君子也。而天下大矣，安必其盡人皆君子也。類由激勸之而就也。愛其人者，必欲其人毋為小人也。而天下大矣，安必其盡人無小人也。類由劓艾之而去也。夫惟直知舉枉知錯，與舉形也。而人有所慕且有所耻，則顧化殷焉。惟舉必直，錯必枉，枉與直分也。而人有所鑑且有所儀，易慮速焉故人主而非真能愛人也。真能愛人，則必有以使人自愛，又有以使人之自為可愛，而非智胡以行之。人主而非真能知人也。真能知人，則人必懼其無以逃吾知，又懼其無以副吾知。而愛于是乎有所寄矣。此謂析之盡其合之成其美也。顧漁者可以

思已

若如此文後半析言仁智，遲不須疑而問于夏矣。琴張機發一往而破文中不可無此快境。然非文之盡境也。

樊遲

許

漢曆年五
下論

○ 子路問政

全

許 辯

聖人與賢者論政，以身始終之而已。夫先勞所以倡始也，無倦所以厚終也。外此寧復有政乎？嘗謂君人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誠知以天下為一身，則必以一身為天下而後可。說在夫子之論政矣。夫政固有體也。觀風考俗，則居後；敷猷錫極，則居先。然而先之急矣，不先而奚望後也。故子路問政，而子曰：先之。程功弊治，則任逸；經營創始，則任勞。然而勞之急矣，不勞而誰與逸也。故夫子言政，而又曰：勞之。彼其有而後求先粉飾也，無而後非先滌除也。要以躬行心得之餘，引掖天下，而使天下不迷於所趨，一日萬幾之為憂，則勞神甚也。宵衣旰食之為理，則勞

許子遜稿

形甚也。要以精明率作之道，風勵天下，而使天下不急于所赴。政若是足已，復何益哉？益之有無，倦而已。倦之云者，非盡氣欲奮而不能，志欲張而不繼也。或起於求治太急，而有所期焉，而未至則厭斲生，或出於視治太易，而有所苟焉，而小就則滿盈起，而吾以為治苟未成，胡可倦也。夫民情難與驟格，而可與漸孚。安知先之不已，而民終惰行，勞之不已，而民終惰事也。治之既成，又胡可倦也。夫民志可與暫勤，而難與久持。安知先之或已，而民不惰行，如故勞之或已，而民不惰事，如故也。高明博厚之化，必根于悠遠，而歲月責效者，不可與共功。經綸參贊之基，必本于至誠，而精神不固者，不足與居業，則無倦也者。固心術之所以純，亦治術之所以拓也。故曰：為天下者，為之一身而已。○可謂濃矣，豈矣。

○上好禮則民

六句

許
辨

有當世之志者，唯務以道得民而已。夫禮義信道之大者也。好之，而其效彰；如是，人亦何以他務為哉？夫子廣樊遲之志也。若曰：大人之學，學以經世而已。經世之學，有所注，無所雜；有所後，無所遺。方其養之，與深好尚端矣。既能明體，以待用及其布之堂皇，風聲樹矣。尤能彰好，以定趨，蓋其道甚大焉。而道維何以正？君臣辨上下，莫大乎禮；者體也。而于臨蒞之體，為尤顯。夫人孰不喜亢乎，而為尊者下，孰不喜爭乎，而為長者讓。禮在故也，未有上好禮而民敢不敬者也。以制賞罰，斷是非，莫大乎義；者宜也。而于人情之宜，為較著。古有予以天下者矣，而人

不疑任德、奪以天下者矣。而不疑任怨、義在故也。未有好義而民
敢不服者也。以誥中外、聯遐邇、莫大乎信。者毋自欺也。而人亦不忍
欺彼其于民、非有手足腹心之相屬也。而能使之聯絡如一體、非有父
子兄弟之相倚也。而能使之綰結如一家、信在故也。未有上好信而民
敢不用情者也。蓋導之以其性之所固有、本有興起之良、而居高而倡、
則其應加疾、責之以其分之所當然、本無自外之志、而就身為教、則其
感彌深、是其不敢者、豈真有所畏而不敢哉。毋亦上有好而下有甚者
也。遜之學校、學圃、吾不知其所好者何用、而所以為民極者、又何本耶。
熟于應副、其文在不深不淺之間。

○ 子路問成人

全

許 辨

人道成於養、而本尤重焉。夫養以融衆善、人道之粹也。不得已而取敦
行之士、蓋重本哉。嘗謂人肖天地之質而生、質則天成之、而功則自成
之者也。故論人者、與其以天質勝、不如以人力勝、而與其妄參之以人、
又不如純任乎其天、何也。為其無以養之、而無以壞之也。子路問成人、
而夫子告之曰、夫人亦未易成矣。一偏一曲、非蕪懿之器、道在合衆小、
以成大、不中不和、非醇懿之養、道在合衆粗、以成精。夫惟智武仲焉、庶
公綽焉、勇卞莊焉、藝冉求焉、而又文之以禮、經緯備矣。進退各中乎其
程、文之以樂、節奏諧矣。作止不奸乎其律、斯之謂德與才合、資與養合。

質立而文附焉。人其成矣。顧文者所以文其質也。而質之既壞。文將安施。今之人質本非能廉者也。而托之乎大廉。不廉之說。文其質。質本非能勇者也。而托之乎大勇。不勇之說。文其怯。質本非能信者也。而托之乎大信。不信之說。文其詐。則不若經。然於一行之致。利不趨。害不避。然諾不侵。猶足托身宇宙。而無愧矣。不亦庶幾乎成人哉。由前言人。其人極賴以不墜。由後言人。其人也。成於無所壞。確然以其成。信成義者。成其為扶綱常秩名教之人。而人心賴以不毀。合而觀之。人亦可以知所處矣。○巧生于熟。雖失間遠之致。而涖泊可喜。

○○○一匡天下

二句

許
辯

聖人盛言伯佐之功。不可泯者也。夫仲一相桓而天下後世胥有賴焉。孰得而泯其功哉。夫子盛言之。以曉子貢也。若曰。自古有事則思功名之士。無則忘之。不知惟其享無事之業。故不可忘有事之功也。子未仁。管仲非知仲者矣。夫齊之有仲。非特一國之福。而天下賴之。非特一時之澤。而數世被之者也。自薄伐之風既遠。而北方弗靖。犬戎妄意乎中原。包茅之貢漸稀。而南風日競。蛇豕荐窺乎上國。蓋天下于是乎苦狄患也。仲乃起而驅之。救邢救衛。次及于燕。而侵軼者望風而遠遁。天下于是乎苦夷患也。仲乃起而扼之。伐江伐黃。馴及于楚。而強大者弭耳。

而乞盟。斯時也。夷夏之辨明。而伊洛洗腥羶之穢。首足之分定。而江漢起朝宗之思。烽火絕于郊關。而室家父子煦。然相哺也。至于今。雖邢衛之迹湮矣。而簡書尚存。有恃以無恐焉。誰非仲之力歟。戈矛化為衽席。而雞犬桑麻熙。然安堵也。至于今。雖江黃之事邈矣。而盟言未泯。有恃以無虞焉。誰非仲之庇歟。遠績膺懲之烈。而我疆我理。用壯十二國之藩宣。近舒馮陵之釁。而以安以阜。重維八百年之命脉。仲之功亦偉矣。夫天下而無事也。天下而有事。則如仲者。殆未可少也哉。此之謂雄渾。此之謂高古。如李贊皇。賜外夷書。深得典誥之體。子遜有此一作。固足傳世。

○君子思不出其位

許 辯

君子之思止其所者也。夫思亦安所極矣。而有位在焉。則亦止之而已。奚敢為出位之思哉。嘗謂人心之靈。發竅而為思。思也者。思其所當然者也。夫人之所當然。而不得不然者。位是也。位易曠。而思維之。思無涯。而位制之者也。君子其識此矣。君子者。定性于活。本無思也。位或值之。而思起。應機于覺。時有思也。分苟盡焉。而思忘。人與我對立。則在我者。為吾位。非在我者。為出位。君子之思。其在我而已。更不知有人也。既往者。與未來者相提。則惟見在者為吾位。非見在者為出位。君子之思。思其見在而已。更不知有未來與既往也。蓋吾人一心。本無兩役。之

以有限之心思固虞其分內之或曠即推之以有餘之心思亦恐其分
君子敬、良之學于思字然有力恐當思而思時語未足以盡其止也
外之他馳當思而思心一而萬事畢矣奚以之出位而憧、為即身外
變態本難盡逆、之而偶合于吾之思已屬之一時之僥得逆之而終
違乎吾之思何庸此終日之竟失常止而止心定而諸境齊矣奚以之
出位而營、為耶君子之所謂思考蓋如此彼其未事而思常暇豫方
事而思常精明能暇豫者心于位無所起而以不染為不出是能養吾
思者也能精明者心于位無所著而以不離為不出是能用吾思者也
惟不妄用故能善其用天下之稱善思者必歸之君子矣
他人只有不思不出其位者惟君子方見出一思字不睹不聞戒懼

方有此未發之中未發之中即位也。欠中未見精到。

君子思不

許

論許子遜高

○○子路問事君

節

許
獬

聖人與賢者論事君，竭誠而已矣。夫勿欺而犯，則言皆誠也。非誠而何？
 以言正君哉。嘗謂忠臣事君以心，直臣事君以言。然未有不能為忠臣
 而能為直臣者也。故子路問事君，而夫子告之曰：「事君者有犯無隱，義
 也。故凡世之能犯者，皆賢臣也。然存一犯之心，將急於吾言之見售，
 而耻于吾說之不投，於是無理然而事未必然。古然而今未必然，而強
 之以瀆乎天聽者，於是有事本小也，而張之以為大勢本緩也，而張之
 以為急而反之無當於情實者，若是者皆欺也。吾以為臣之事君，使君
 畏吾之言，不若使君信吾之言，而一涉於欺，則君疑矣。况而折廷諍，又

繩削字之病

此下筆清轉無

非人臣之得已者乎。使君信吾之言，又不若使吾言之自信於吾心。而一涉於欺，則心忤矣。况逆耳苦口，又非吾君所樂聞者乎。故內之不欺乎吾心，而外之不欺乎吾君，是自請自獻之本也。如是而後，可以言犯顏矣。上之不欺乎一人，而下之不欺乎天下，是效忠效欵之常也。如是而後，可以議極諫矣。真知其是，何必於隱；而非真是，何必於不隱。一言一論，務皆矢天日而進之也。真知其非，何必於默；而非真非，何必于不默。疑言疑事，無敢設兩端而嘗之也。自古明良之相遇，不在造膝而在盟心。上臣之格君不在衆見，而在獨念。大都類如此矣。事君者念之哉。○他人于勿欺轉下犯字，費力周旋，不如子遜先生隨意帶出。

○不逆詐不

節

許
辨

聖人之所賢者，自然之覺也。夫覺出于自然，則不以逆億生，亦不以不逆億滅。覺亦妙矣。茲聖人之所以賢乎。想其意若曰：吾人方寸雖小，神靈宅焉。物來自照，安事推測。大凡借貸于推測者，皆其本體有未瑩者也。世有逆詐者，亦有億不信者。情偽方伏，而深其心以防之。微暖未形，而巧為術以鈎之。破純樸而從雕偽，人固病其機智之太多，乏妙明而事機心。吾尤病其慧識之不足，是安所稱賢也。所謂賢者，其惟不逆不億而先覺者乎。夫其人誠詐者也，吾即覺其詐，亦何難。然而覺以不逆不難也。其人誠不信者也，吾即覺其不信，亦何難。然而覺以不億難也。謂

輕出未句

排句

許子遜稿

覺從事生耶則其事未形謂覺不從事生耶又誰為觸之而誰為發之耶謂覺從心生耶則其心不後謂覺不從心生耶又誰為藏之而誰為顯之耶吾聞賢者養志于恬其于人情物態常不灼以事而灼以理茲其理熟而事自微者與否則揣摩猶或失焉安能一一而懸合也吾聞賢者生明于淨其于伏奸隱狀每不照以心而照以神茲其神凝而心自朗者與否則當機猶將眩焉安能先時而懸斷也盖方其未感而覺溷則鑑空衡平之體立焉憧者雖已絕而炯者未嘗忘及其機動而覺生則日照月臨之用行焉妙應者未嘗無而虛靈者非始有至誠之前知此其庶乎穎悟而屢中方斯蔑矣吁此其所以為賢也

尾

先覺猶云前知耳若必以覺字瑣比數便似佛氏妙明精心之說此等題政以不深講玄妙為貴也

不逆詐不許

○以德報怨

全

四

許
獬

聖人論報施。平情而已。夫報怨以德。用情之過也。惟善酌於怨德之間。而情平矣。嘗謂吾人涉世。其施受。往往反之跡。甚不可以有心與也。有心於修怨。則恣睢相讐之事起。而情不平。有心於匿怨。則矯拂不平之念生。而情亦不平。以德報怨之論。豈其釋怨而故匿之。聖人所以不取也。何也。人之遊於我者。不盡於怨也。蓋亦有德焉。夫德怨之相去遠矣。如曰。怨吾忘之。德亦吾忘之。則倒置甚矣。矯情雖足駭俗。而背恩反為不祥。如曰。怨吾厚之。德亦吾厚之。則混淆甚矣。德之內。既不可減。而德之上。又無可加。以此用德。是名為處厚。而實不得厚也。謂于此而溢恩。則

萬曆辛丑

下論

許子遜稿

于彼而執望也。以此處怨是名為能忘而實不能忘也。謂逆受而逆消之。明知而明矯之也。大抵天下有怨之人有德之人又有無怨無德之人。處無怨無德之人以直者人情之所能也。處有怨之人以直者非人情之所能也。予奪本乎法。愛憎歸乎道。得失因乎人。順逆忘乎我。雖其直報之時。寧無德施者。然得加于所自取德。則其直也。不可謂任德也。任德而庇之於情勝矣。必其為德報乃可耳。不然則矯情。雖其直報之時。寧無怨施者。然加于所自召怨。則其直也。不必於避怨也。避怨而德之於恩厚矣。此惟以報德乃可耳。不然則鬻恩。蓋等其怨於虛舟飄瓦之視。雖有犯而不校。因其人於光天白日之中。釋纖介而無嫌。乃能用此道矣。斯聖賢之行。而平情之軌也。未易言也。

看他分疏德直。及揀入無怨無德處。權衡銖兩。鈎鎖穿揀。講人工之巧。艾千子

以直報怨四字。周詳之至。如後二比。似以直報德。以則其直。怨則其直。如何置解。翻題之套。賢者不免如此。

以德 評

○賢者辟世

全

許
獬

聖人無辟世之志，而歷舉所辟之不同者焉。夫辟世誠賢也，而必於辟世則果矣。此其所辟之不同也。與嘗謂君子之處世，何意於辟，亦何意於就。然其就也，以濟天下也。君子之初心也。其辟也，類於忘天下也。君子之不得已也。是故世有人焉，悲道大之莫容，而掩目淵潛，付理亂於不知，慨滄上之皆是，而鹽耳山棲，甘逍遙以長往。此辟世之士獨行之賢也。名不污而身不辱，志可則而羽可儀。私心豈不貴之，然所為辟世者，所以待天下之清也。而天下之清常難待，則世固不可以輕辟也。計及其次，辟地是矣。其去也以辟地，則苟非舉世混濁而淪胥已甚，其不

高

子

其

主於必隱可知也。然所為辟地者，將以求行可之仕也。而行可之仕，常雖必則地亦不可以輕辟也。又求其次，辟色是矣。其去也以辟色，則苟非接過之稍懈，而禮貌之寢衰，其不主於必遜可知也。然所為辟色者，將以求際可之仕也。而際可之仕，亦雖必則亦不可以盡責乎天下也。又求其次，辟言是矣。其去也以辟言，則苟非意見之相左，而議論之齟齬，其不主於必退可知也。蓋栖、雖疑於為佞，而皇、每患其無君，求通雖知其不得，而潔身必至於亂倫，是故世可辟地，可辟而君臣之義不可辟也。寧委曲於一過而已矣。色可辟，言可辟，而斯世斯民之負荷不可辟也。終睠顧以繫心而已矣。吁！此夫子憂時之志有感而發之也。

此文有二謬。待清行可際可皆孟子語，不得入此題。辟世是沮溺一等人，末後摠收不得與辟地者並列。文之傳世久矣，是非悠々，何日定也。

賢者辟世 許

孟子卷之七

○子路問君子

節

許
獬

聖人以敬脩盡君子極其量而可知也夫治至安百姓極矣而其原則
 起于修己此大聖之所難也而顧君子之所易哉嘗謂天下大矣乃己
 亦不小也知己之非小而大其心大心以屬之知己之為大而小其心以操
 之斯已得而天下亦得矣子路問君子而子曰脩己以敬夫敬何以能
 修己也宜反說五官百体有主則靈無則蠢言動視聽有禮則治無則亂有己
 而不脩是喪己也精神先已渙散形骸安能獨運談修而匪敬亦偽修
 也舊句外貌雖甚塗飾真宰則已牾亡欲脩己者信惟主敬要矣安人惟敬則修
 之淵蘊無形之中雖一物未接儼乎若億兆之臨焉其心不敢忘一己

斯不敢忘天下忘天下者忘已者也惟敬則修之大庭撫馭之際雖匹

夫當前凜乎有勝予之懼焉其心不敢以一已恣斯不敢以天下恣

天下者亦始于恣已者也已無体合天下之人與百姓以為体頓笑喜

怒動閩四海之命脉矣已無用合天下之人與百姓以為用位育參贊

疇非篤恭之緒餘乎是安人斯也安百姓亦斯也堯舜之所為蕩之魏

魏而躋世于熙皞者斯也堯舜之所為兢業而交傲若不足者亦

斯也由曰如斯而已乎吾猶懼君子之未必能如斯耳果能此道也大

聖猶將讓之而由也顧可少之乎修已以敬直到安百姓仍是猶

病當一語提破又不當以安人安百姓意先入以敬作影象語此題

○君子義以

節

許 獬

聖人善君子之應事無不有者也夫一事也而義禮遜信備焉此其中

何不有乎稱為君子不虛矣且尚論君子者多已然溯其流而忘源則

事功之儒也舉其偏而遺全則局曲之士也淺之乎言君子矣君子一

心衆妙之門也而萬應之府也盖非意必固我所盤據之心而義禮遜

信所綰結之心也持此以應天下經權常變惟義則定毀譽得喪惟義

則忘依之為質而非是不行矣至其行之也則禮之以也夫豈謂義之

協者尚不可行經緯自有矩矱矩矱密而義乃精耳非是數比不煩不出矣至其

出之也則遜之以也夫豈謂義之協者尚不可出疾徐自有節奏節奏

許子遜稿

諧而義乃和耳。非是不成矣。至其成之也。則信之以也。夫豈謂義之協者尚不可成。誠妙萬物之終始。抱此終始而義乃完。耳。心在空洞澄徹之境。不自用而數者為之用。執之莫得其方。理在神明變化之天。亦非有意于用。而數者自為之用。窺之莫得其間。蓋涵養粹矣。化裁故自熟也。醞釀深矣。因應故自神也。即謂聰明見解。可以偶合。然而借資于聰明見解者。或智能及之。而力未必能運之。即謂意氣力量。可以強索。然而取必于意氣力量者。或能使之有所遇。而不能使之無所遺。豈不信乎。君子哉。彼以偏才曲學名君子。抑何其待君子之淺也。在時文中。為已成格律矣。前後呼應。君子直從本原指示。用比擬者每失之。至于氣促而詞腐。尤今日所當深戒也。凡子評子遜文。儲主此意。

○人能弘道

節

詐解

聖人論道而專其責于人焉。夫人以載道者也。弘道者人。弘人者亦人。道易與哉。嘗謂人之生也。與道俱生。亦與道俱成。道之于人。未有不相藉也。而未始可相諉也。曷言之道者。以虛為宗。以因為應。虛則無思無為。而思為必有所寄。其為之寄者人也。因則有翕有張。而翕張不能自主。其為之主者人也。天下惟人為能戴耳目。抱心思。而具聰明睿智之體。則當其全體立焉。而規恢出焉。吾體即為道體。天下惟人為能秉健順。含中和。而具神明變化之用。則當其全用行焉。而功化溥焉。吾用即為道用。故就道而觀。其廣矣大矣。莫兩儀而育群生者。人以為道弘乎。

許子遜稿

然其弘有自道之能也。而寔人之能也。弘道而無人。安知不終為虛器也。就人而觀其巍然卓然。參天地而闢盛衰者。人以為人弘乎。然其弘有自人之能也。而非道之能也。弘人而待道。安知不終為委形也。蓋道之與人。其相為用者。渾淪妙合之機。道苟弘矣。人不獨小也。人苟弘矣。道不獨隘也。有其脩之則兩得。無其修之則兩失。人之與道。其不相假者。經緯運量之功。道有未弘。責不在道也。人有未弘。責亦不在道也。兩得之中。必有任其功。兩失之中。必有任其咎。故天下均是道也。昔以大明而大行。今乃不著而不察。吾以惜其道。因以惜其人。天下均是人也。彼以作君作師而有餘。此為愚夫愚婦而不足。吾以罪其人。不以罪其

道。有世道之責者。夫亦可以思矣。

非道弘人。只是要人去弘道耳。互發不免支碎。

人能

評

知之隱微顯見者能以緝熙而純敬止之功。故起念無非欽翼貞之動。靜食息者能以流行而見本體之神。故觸處無敢怠荒而小人有畏乎哉。謂天載無聲視聽邈矣。何知臨下之有赫有厭棄之已耳。謂幽獨無形精視育矣。何知帝令之不僭有矯誣之已耳。如是而何知有大人何知有聖言。又何怪乎其抑之為凡流而侮之為土苴哉。是何也。道在天人上下本同一原。見以為神則昏神也。見以為迹則昏迹也。心之敬肆出入亦無兩機。一念欽則無所不欽也。一念玩則無所不玩也。吁亦孰知夫有畏者之終于無畏而弗畏入畏耶。故欲求事心之學者當自三長始。

尾

次節小人不知天命。另作一提。故通篇六氣稍側重天命。向不聞不見兩比。筆甚員切。

君子有

許

○○○齊景公有

稱之

許解

論人于身後之名而所重可知矣夫齊景以不義得國生則榮矣要以

身後之名不媿夷齊多哉且夫齊有崔慶之難人倫一大變故也為齊

景者有討與去而已吾聞他人以以讓得國此論此只輕帶在起處手法絕義士猶或逃之矧有視其死而

因以為利者乎以仁伐暴義士猶或非之矧有幸其臣弑而因以為利

者乎無他重視此千駟故也夫千駟也有之而果足重乎彼其死之日

胡無稱也此以知公論在人死而後定寄寓之榮有盡而誓語之口難

消當其生也孰視全齊之樂至于揮涕牛山思挽留而不得全知富貴

之為累若此挽留亦奚益矣非富貴之能累人重富貴者人自累也無

之○而○果○足○輕○乎○則○彼○餓○首○陽○者○胡○以○到○今○稱○也○此○以○知○公○論○在○人○久○而○益○明○百○年○之○身○有○涯○而○振○古○之○響○難○湮○當○其○生○也○甘○心○西○山○之○厄○至○于○採○薇○行○歌○視○死○生○若○旦○暮○苟○其○貧○賤○之○足○重○若○此○旦○暮○亦○古○今○矣○非○貧○賤○之○能○重○人○甘○貧○賤○者○人○自○重○也○要○之○貪○夫○以○俸○取○滅○名○而○後○世○遺○榮○之○士○遂○指○爵○祿○為○塵○垢○富○貴○非○惟○累○人○亦○累○富○貴○矣○義○士○以○直○節○垂○譽○而○後○世○慕○義○之○徒○遂○安○枯○寂○為○養○高○貧○賤○非○惟○重○人○亦○重○貧○賤○矣○不○有○聖○門○之○論○孰○表○而○出○之○

只從貧富立論通篇兩比一氣揮斥無排對語尤足追效主盟

○唯上智與

節

許 辯

聖人特舉不移之質見移于習者衆也蓋不移者惟上智與下愚則移于習者亦衆矣人可不慎所習哉且人之自恃而不簡者則曰吾質已定智者難為愚也人之自棄而不修者則曰吾質已定愚者難為智也而不知天下少有不可移之質也質者生而定者也而有習在焉則猶未定者也質者制于天者也而人為參焉則天亦不得而制之者也故毋謂才高為足恃也染之以悖淫之行而薰之以比昵之朋自非高明之甚者鮮不退而與流俗伍矣求其不移者誰乎惟上智而已耳毋謂困學之不足勉也本汚也而潔脩之本枉也而直矯之自非昏庸之甚

者鮮不進而與聖哲傳矣。求其不移者誰乎。惟下愚而已耳。蓋所謂上
智者。非獨其資稟上也。亦其志之日向于上而不可回者也。今有可移
之志。則未始無可移之質矣。所謂下愚者。非獨其資稟下也。亦其心之
日流于下而不可挽者也。今其不肖之心而可移。則雖有不美之質。不
必論矣。此以知極粹極駁之分。乃千古間出之氣。而中材者最多。克念
罔念之際。乃聖狂從入之門。而修為者宜力。人苟不務自治。而徒歸之
于質也。非特不知學也。亦不知性已。
註云。非習之所能移。言上智下愚。不必再纏入習字。能習于善。謂之
上智。未有上智而復移于惡者也。能習于善。不謂之下愚。未有下愚

而復移于善者也。習字在智愚之前。不在不移之後。後半講到不肯
移。此是分善惡者。非是分智愚者。為善為惡。方是習。為智為愚。則氣
質一定者耳。夫子此語。不是以上下兩路寬天下。只見得天下皆中
人耳。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上下非天之所造。明矣。

唯上

許

○故舊無大故

一人

許
辨

篤於念故、而恕於用材、忠厚之道也。夫故者不可輕棄、而材者不可備責也。苟知此道、其猶有忠厚之遺乎？周公訓魯公也。曰：長國家者以寬和為心、而以含弘為量、甚無樂乎記人之過也。而記過於積勞之臣、則又刻矣。甚無樂乎繩人之短也。而繩短于效用之士、則又苛矣。吾語汝以君子之道、其一在厚故、其一在器使。所謂厚故者何也？大凡故舊之人、腹心久托、情誼固已難睽、聲望素孚、中外亦已屬目。於此而有大故、議之可也。有小過、原之可也。不然、一事誑誤、盡忘其夙德、片時違忤、并錮其生平。彼方自負其功、而未服其罪、則不無缺望之心。天下未知其

可○去○之○罪○而○徒○思○其○前○日○之○功○則○不○無○憐○惜○之○意○是○使○老○成○者○解○體○而○
新○進○者○自○疑○也○吾○以○為○功○過○自○足○相○準○而○新○故○不○宜○屢○更○雖○薄○謹○示○懲○
尚○與○悔○悟○之○日○而○暫○擯○復○用○勿○禁○自○新○之○途○所○謂○厚○故○者○道○宜○爾○矣○所○
謂○器○使○者○何○也○大○凡○天○之○生○人○英○資○有○限○上○哲○不○必○其○全○瑜○材○具○各○宜○
庸○品○不○難○於○小○知○故○人○誠○有○微○能○收○之○可○也○有○微○類○恕○之○可○也○不○然○一○
德○可○錄○厚○望○以○通○材○大○開○無○虧○并○責○其○細○節○豪○傑○者○苦○責○備○之○艱○既○未○
見○其○奇○而○先○露○其○拙○不○肯○者○懷○倖○進○之○想○又○將○掩○其○拙○于○此○而○售○其○奇○
於○彼○是○使○偏○材○與○匪○材○並○棄○而○似○材○與○真○材○兩○棄○也○吾○以○為○封○非○不○棄○
下○體○而○芻○蕘○可○佐○廟○廊○雖○瑕○瑜○有○真○難○逃○殿○最○之○典○而○大○小○兼○駕○用○宏○

登進之門、所謂器使者道宜爾矣、率是道而行之、勳舊堅翼戴之思、
才無扼腕之嘆、于以培元氣而熙庶績、計無善此者、小子念之哉、
只是才大故不嫌堆積耳、深于唐宋大家自當于轉換見法、

故舊
許

子報功之心也。天下之民心不存焉。興滅繼絕而錄老臣。此殷遺民積望之心也。民心之歸往斯亟焉。民方心乎存故。而王寔令之不亡。民方心乎彰善。而王寔令之不播。彼其當紹休恐後。所以舍殷之薄。歸之於厚。而今果無負矣。王不忍故國之湮沒。於民寧有殘心。王不忍忠良之沉抑。於民寧有嫉心。彼其當新附初急。所以避殷之暴。歸之於仁。於今轉加切矣。矧覆宗滅緒之家。非他。夫亦古先王之苗裔也。一興繼則以錄勝國之子孫。而初無自封之意。播棄遜荒之士。非他。夫亦商先王培植之者長也。一舉用則以收前代之賢材。而畧無猜忌之心。商民之歸周也。無亦不忘商之心。激之哉。

尾

此題不難華美。難于振動歸心。商周之際。新舊之盛。如在目前。

興滅國 許

○ 欲仁而得

焉貪

許
備

欲之所以美者、欲以理也、夫仁心體也、亦政體也、患不得耳、豈患有欲乎、而貪不足言矣、且政之大戒、莫如貪、之生也、生於見可欲之心、貪之成也、成於求必得之心、欲何以稱不貪也、亦其所欲而得者仁耳、蓋天下之根乎情者、謂之欲、天下之根乎理而寄乎情者、亦謂之欲、恣情以為欲、與理角矣、念動而本體即乖、任理以為欲、與理會矣、念滿而本體乃完、尋天機於淵、獲必使精神營衛、惺然常疑、而惺然者亦隨所欲而俱復、是欲亦我也、得亦我也、無我取人之迹、無人予我之嫌、與畔援者不侔矣、而何貪焉、覓元善之境界、必使慈祥愷悌、盎然常流、而

高
下
命
許
子
遜
稿

盜然者亦隨所欲而俱足。是欲亦非我也。得亦非我也。我與天下共其願。天下與我共其適。視營私者不侔矣。而何貪焉。蓋仁本無意想。何有於欲。者特其靈根之萌動。而方寸別無一心。則有欲猶無欲也。而誰得以狗欲病之。仁本無去來。何有于得。者特其真宰之純全。而方寸別無一物。則有得還無得也。而誰能以苟得議之。為政者誠以人心之同欲為欲。則發源在宥密。湛恩在海隅。而天下惟患其不欲。誠以吾心之真得為得。則一腔有生意。蒼生有滋澤。而天下惟患其不得。豈非政之美。而萬世之所當尊哉。○必以無欲形欲。必以無得形得。無意想。無去來。詞家理障。中比仁字。尚當切政上說。

○便嬖不足

前與

許 解

大賢之探王欲。有在於喜佞倖者焉。夫君有私人。所以成其私也。此固世主之所喜者。宜孟子以此探之也。若曰人情有不足。而後睹所病求。必足而後睹所爭。王之興兵而構怨也。以為肥甘輕煖之是求乎。采色聲音之是求乎。而王心不惟是也。意其所不足。而求足者。又在便嬖使令之樂與。蓋便嬖之人。其職在執役。其心在望幸。其趨走在深宮燕閒之中。而改容之禮。折節之儀。我既不必行于彼。其置身在媵嬪嬪御之列。而苦口之藥。逆耳之箴。彼亦不得行於我。上之欲聞者。豐亨豫大。養尊處優之說。彼則為之獻之。蓋諱其所深忌。而投其所甚歡。傾情而注

聽焉。能使憂條喜而怒條平者。必若人也。胡可一日無也。我之欲得者。怕心逸志快意極樂之事。彼則為之求之。蓋未見意而表異。未見欲而雕琢浸淫。而沉溺焉。能使安忘危而壯忘老者。必若人也。胡可一日無也。一食而彈水陸之珍。非不美矣。而左右視膳者。無若人。則味弗旨。一衣而極文繡之奉。非不華矣。而朝夕舉筭者。無若人。則体弗適。羅于前者。雖有青黃黼黻之煌。而非此便嬖之人。為之爭妍而鬪艷。孰與悅其目。進於側者。雖有金石絲竹之相宣。而非此便嬖之人。為之貢諛而諧聲。既與愉其耳。故長君可容。而願指氣使之。歡不可去。親臣可無。世臣可無。而奉顏水肯之。革不可除。世主之情。大都若此矣。王之不足。其在是乎。否耶。○愚刺齊臣于形便嬖語見之。

○今王發政

之塗

許 儼

能使天下繫心。仁政之感也。夫天下亦大矣。而士農商旅盡之。不有仁政。何以繫其心哉。且人主有所大欲于天下。而天下亦有所大欲于人主。人主而欲自就其欲。則必先就人之欲。而後可矣。人之所欲。何在。仁是也。是仁也。小用之。則為術。一物荷其生。全大用之。則為政。天下在其容保。而是政也。離于仁。則人携以并。為求所欲而不足。由于仁。則人歸。舉斯心。加諸彼。而有餘。今王誠發政焉。施仁焉。輕徭薄賦。使天下知其不貪尊賢愛士。使天下知其不驕。天下莫不驚尊榮。而吾簡而用之。作豪傑之氣。天下莫不驚富厚。而吾因而予之。收遠近之心。蓋政儉仁以

高齊... 許子遜稿

為政則政非徒政精神潛為感召仁附政以為仁則仁非小仁穢澤翔
 乎寰區由是而仕者欲王朝矣曰王無臣其所教耕者欲王野矣曰王
 無用其所緩賈而藏者欲王市矣曰惟此為不征之塵旅而出者欲王
 途矣曰惟此為不暴之閑斯胡雲合響應若此哉則祭政施仁使之也
 反跌語
 夫人各有欲其乘機違會而出者非為厚利則為名高夫人各思遂其
 欲其翹首跋足而起者既切就日望雲之思又懷此疆彼界之恨不然
 招之無道而與兵構然以携之朝野市塗皆敵國也其何濟之有
 眼明手快一舉即中更能節其興會澤以風雅當為古今盛業矣惜
 哉弗講於歐魯之法也

○ 謀於燕

二句

五

許 辯

大賢之策齊有宜于存燕祀者夫燕無君也立以撫之燕有君也去以
 寧之此為燕也亦為齊也宜孟子以之策齊宣也若曰燕自召公以來
 世有君矣齊師入而燕祚中廢召公之不祀也忽焉天下之所以痛心
 于燕而忮心于齊也故齊之取燕非計也若徒然委而去之而無所置
 以塞天下之議亦非計也蓋聞之定大衆者不可以無主無主乃亂齊
 大事者不可以專欲專欲難成矧天未絕燕當有繼燕之人雖欲廢之
 其將能乎燕方厭亂必思定亂之君就而畜之茂不濟也斯時也或採
 是定國時事
 之大臣宿將之言而資其擁衛之力或詢之中外臣民之望而取其師

錫之公。或為之置親而置長。而用以光累世奕葉之傳。或為之置賢而置能。而用以振一時再造之業。若曰我之置君也。為燕計也。苟燕之與情所屬。與議所推。我則從之。示天下以無私也。若曰我之不去也。亦為燕留也。苟燕之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我則去之。示天下以無私也。蓋惟置君于在燕之日。則有廢必興。有絕必續。向也暴而今也仁矣。惟去燕于置君之後。則權不久假。師不久淹。向也擾而今也靖矣。天下諸侯雖欲兵齊。其何辭焉。

契于左國。故有此幼華。然不及董玄宰先生多矣。

○昔者大王居

二節

許辯

大賢勉滕君以自強。必援往事而諭之也。夫為善所以自強也。遷國非得已之計。奈何輕效往事哉。昔文公為築薛之舉。而有怵焉。遠避之心也。故孟子曉之曰。君子之立國也。不恃人之強。亦不畏人之強。在善自為謀而已矣。吾嘗歷覽古今。追迹興替。其間弱避強。寡避衆。而遠迹以畜存者。蓋亦有之。太王是也。然非太王之得已也。蓋其所憐者。夷德無厭。則梟獍之性難馴。非若今日之齊。號稱冠帶之國。猶可德懷而禮服也。其所值者。戎馬日騁。則剝膚之勢已逼。非若築薛之議。僅萌蠶食之端。猶可防微而杜漸也。說者皆云。遷岐之後。不數傳而六州歸。大勳集。

緊合此意當在收處此一段是史傳

既入王便當語

後○世○子○孫○相○繼○而○為○王○或○者○太○王○之○有○意○于○是○而○不○知○太○王○之○為○其○子○
孫○計○也○非○遷○國○也○為○善○而○已○耳○興○王○原○不○擇○地○天○命○歸○于○有○德○修○德○行○
義○之○烈○苟○足○以○薦○馨○香○而○來○帝○眷○則○皆○可○轉○敗○而○為○功○績○功○累○仁○之○行○
苟○足○以○洽○百○姓○而○光○四○方○則○皆○可○拓○小○而○成○大○魯○何○彼○何○此○何○古○何○今○
第○以○前○功○而○責○後○效○則○其○心○必○不○純○以○薄○德○而○繼○後○報○則○其○為○必○不○功○
是○以○君○子○不○敢○必○也○以○其○可○創○可○垂○可○繼○者○為○之○于○已○以○其○固○然○宜○然○
不○必○然○者○俟○之○于○天○如○是○而○已○矣○夫○為○善○之○利○大○之○足○以○王○而○小○之○亦○
不○失○為○可○繼○吾○故○願○君○之○強○為○也○不○然○雖○有○他○計○如○齊○何○哉○吾○恐○當○今○
之○時○人○懷○改○闢○改○聚○之○心○世○多○爭○城○爭○地○之○戰○為○君○之○岐○下○者○未○知○何○
在○而○為○君○之○齊○人○者○比○也○然○也○君○幸○熟○計○而○審○處○之○
入○為○善○以○下○疊○用○排○比○更○不○能○用○單○微○段○落○之○妙○此○子○遜○短○處○排○而○
不○穢○此○子○遜○勝○時○人○處○

昔者太王 許

○鷄鳴狗吠

二句

許儼

齊民之庶王之資也夫與王者在善用衆也齊民之庶如此顧惟所用之耳且國不患無地患無民以守之亦不患不王患無民以輔之文王之時非無民也然而高山之荒自太王始也后稷公劉之所長育者或在邠在邠而芟刈灌例之境生齒尚未煩也豈所望于齊之民哉齊之為國也其地負海其民有山澤魚鹽之利以為饒是故饑寒流離不起于內而生聚者多其地四塞其民有天府百二之雄以為固是故干戈金革不起于外而虛耗者少不特市朝之中為百官之所蒞氓隸之所趨而其群萃而托處者環四境猶是也蓋隣邑相望而鷄狗相聞數十

世之所封殖。其來久矣。不特都會之區。為士女之所集。商賈之所踴。而其比屋而列居者。環四境猶是也。蓋聞鷄狗之音。而興廢矣。之想數百年之所灌溉。漸使然矣。吾聞古之肇造區宇者。或托于百人之集。或托于一旅之衆。而此一齊也。黔黎群生。遠樂其鄉。即在王迹未興之時。編戶已雄乎列辟。吾聞古之代天理物者。乃稱之曰其麗不億。乃稱之曰其旅如林。而此一齊也。休養生息。極熾而豐。即在舊邦未新之日。租稅已甲乎群雄。蓋撫其衆而善為之。不患寡。亦不患貧。因其勢而利導之。可以富。亦可以教。今日之戴齊而為君者。此民也。他日之輔齊而王天下者。亦此民也。以齊視周。其王也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文甚富殖。俗題易于規避。矯言清新。如此點深。如林如市。政足多也。

許 辯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之得養。大賢之不動心也。夫浩然之氣。心之用也。不善養之。而何以求不動哉。且夫氣之與心。原不相離。所謂心之不動者。氣不動也。而告子乃曰。勿求。是以氣為無助于我。而小之也。而氣本浩然。安可小也。是以氣為無關於我。而外之也。而浩然之氣。乃吾氣。安可外也。浩然者。本來之真體。而本體必合之工夫。而始完。故養則盛。不養則微也。而吾鳥能。以不養也。養者。後來之工夫。而工夫必合之本體。而始粹。故養之善。則雖微。可使盛。養之不善。則雖盛。而反微也。而吾鳥敢。以不善養也。念吾氣之保合。凝成為體。充不為體。固而日引月息。毋失賦畀之初。念吾

許子遂高

氣之布濩流行為志。後亦能為志輔。而潛護密持。毋厭數十年之久。是故浩然者在我。無可畏之萬乘。無可畏之三軍。然而所以主之者非必見善養二字勝也。非無懼也。養大勇而已矣。浩然者在我。無可憚之禍夫。無可憚之千萬人。然而所以養之者。非主于必往也。非主於不憚也。能無暴而已矣。彼天下有動志之氣。不為用而為害。欲侵主帥之權。而反室盛大之機。非善養也。天下有志動之氣。滯於形。弗符於神。雖得乎佐使之常。而未臻乎渾合之妙。亦非吾之所謂善養也。若告子之勿求。抑亦殊矣。吾何取哉。此題貴以靜氣微指出善養二字。仍前黜舍作記。不犯實講。隱見所長。極貼合文字。

○ 詩云迨天之 道乎

許 辯

詩咏豫防。知治理者也。夫方盛而戒。此防患之善道也。不觀夫陰雨之什乎。宜聖人有遐思矣。嘗謂國家之盛衰。有數制。盛衰有道。者數之紀也。夫惟明其道。乃可以維其數。說在詩可繹矣。昔者周運方新。九服取其藻辭可耳。周初尚詳之。晏然。計臣謀士。正拱手而獻成功。媚子諧臣。且怕心而談安樂。公獨穆然深思。而托之詩以諷也。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日中而嚴陰雨之防。雖盈勿盈。雖安勿安。深居而凜下民之畏。其曰綢繆。非蚤計也。其曰無侮。非倖免也。人之言綢繆也。在勸勤多故之秋。而詩之言綢繆也。在清夷無警之日。則人識著。而詩識微也。人之言無侮也。曰天祐國家之福。而

許子遂稿

詩之言無侮也。曰人謀旋斡之功。則人見形而詩見幾也。天道無常親。危使平而易使傾。雖有風雨之漂。不及家室之固焉。其必應之符也。詩言及此。之謂善言天矣。人道有定筭。安思危而治思亂。雖有卒瘁之計。不辭手口之勞焉。其杜漸之術也。詩言及此。之謂善言人矣。理亂興亡之故。得之咨殷監夏者。既深。故矢為篇歌之什。其情危。馭朽隕淵之戒。得之耳聞目睹者。非一。故陳之負扆之前。其慮殷。成王讀是詩而知悟。則惜時保業之道也。謂千萬世之龜鑑可也。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乃吾嚮者及閒暇而明刑政之說也。

結孔子贊知道只一語。時乎必以孔子與周公相對發矣。主客不明。行文通病。此作是正格。但八處不切。周公居東時。

詩云迨天 許

〇〇有官守者

四句

許 辯

人臣有當去之義者有曠位之恥者也夫人臣之分各有司存一曠其位恥莫甚焉此其所以去也與孟子舉此以自明也若曰去就者士君子之大節也就非干澤去非沽名酌其可而已矣夫君子必如何而後去哉大凡國家懸爵祿以來英俊非授之以事則責之以言賢才吐平生以酬知遇非欲乘時而振采則欲因事而納規於是乎有身膺官守而為天子之股肱臣也者於是乎有身膺言責而為天子之耳目臣也者股肱寄之則將以股肱自為也耳目寄之則將以耳目自為也夫苟便宜不假而權由中制操縱無主而柄從旁侵官守之謂何也爭之則

累事而聽之則鯨官當此守者不亦難乎則有委其守而去之耳忠不勝讓而上多逆耳直不勝佞而朝多結舌言責之謂何也激之則招禍而隨之則長失當此責者不亦難乎則有委其責而去之耳此一去也經綸卷于草莽而名寔未加豈誠願之獨計以為弗售矣而徒以依阿浮沉之身糜大官之俸而孤朝家之托則不若一去以明高也此一去也致主竟成空談而責難無補又豈願之獨計以為諫弗行矣而徒以渙浥緘默之身妨直士之路而墮敢言之氣則不若一去以明節也蓋其守在于官則去就視其官責在于言則去就視其言人臣之義類若此矣而豈所論于不召之士哉

有尾

題意在兩則字言必如此則去不苟也然使或翻一不必去意在題前後則又非不受齊祿之高此文疏朗中復能渾一宋羽皇題實而運之以虛必如何後去直貫至結比每處喚出則字真機法兩到之文

有官守者 許

西隱上文

聖賢兩難之必欲必以所難未竟實全於此
聖賢兩難又非不為難於此高此之謂中矣
聖賢兩難限又非不為難於此高此之謂中矣
聖賢兩難限又非不為難於此高此之謂中矣

○ 聖人之憂民如此

許 辯

大賢指聖人之憂民勞心焉而已。夫聖人必勞其心以為民而後其民治。倘不如此也。民何賴焉。孟子闢並耕若曰：天下之托命於人主者，惟心最重。天下之能勞主心者，惟憂最深。故主心而知勞，則知治已。主心而知憂，則知勞已。吾繇陶唐之事，觀之，乃知天遺聖人，以天下非以天下遺也。而以憂遺之，以其所不便。民奉聖人，以天下非以天下奉也。而以憂奉之，以其所不適。天下有憂，在聖人。聖人既以憂先天下，而不敢徒諉諸氣數。天下無憂，在聖人。聖人又以憂後天下，而不敢遂徂夫細娛。民昏墊，則憂昏墊。猶曰：其顛連者，可憫也。八載功成之後，

如此二字，提見上文，以單出為難，不必再舉。

許子遜稿

懷裏不既平乎。舉世方熙，上攸伏，共慶寧宇。而聖人之急為鞠育也。又如此。民飽煖，則憂飽煖，猶曰其逸欲者可虞也。五教修明之日，習俗不既一手舉世方瑞，上向風，毋敢軼越。而聖人之重為提撕也。又如此。當其時，即有受命納揆，不避艱阻，皆聖人憂而彼代之。蓋惟主治者如此。則輔治者不得如此。不憂而何代矣。又其時，即有後先宣力，不顧身家。皆聖人憂而彼分之。蓋惟職要者如此。則職詳者不得如此。不憂而何分矣。以此為憂，則其經營摩畫必至于此。乃稱真兢業焉。而此內毫不可弛。以此為憂，則其經營摩畫必止于此。乃稱識體要焉。而此外毫不可兼。並耕之說謬矣。

存尾

運如此極有法。予更欲于渾中見進退出入之妙。此等結題語與左傳公語。以故且告之。悔政同。若分析說破。所謂題難而行之。以易。

聖人之憂 許

○在於王所

為善

許 辯

觀君德之所繇以成否而知忠益之宜廣也。夫君側有正人，誠為善者，機也。而成否尤視乎衆寡有忠益之思者廣之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若曰：自古上臣格君，未嘗不以選左右謹輔導為執事。子之善居州而置王所，甚忠志也。而吾猶恨其少，何也？王之所職與諸司不同。九重密勿之地，近君常親信而不疑，而情意流通，精誠易為感動。禁闥出入之時多，機常未形而先覺，而從容引對，乘間得以進規，此非常任也。使賢人居之，則易與為善，使衆賢人居之，則為善也。尤捷使不賢人居之，則易與為非，而使衆不賢人居之，則為非也。尤速誠使無問長幼，無論尊

卑在王所者而皆居州其人也。彼其朝夕而薰陶者非仁義之矩，即道
德之謨，稍有僻志，又群起而繩糾之矣。雖欲不善，誰與為也？不然，則其
屢見伺隙而雜投者，非聲色之娛，即好利之誘，稍有善萌，亦群起而阻喪之
矣。雖欲為善，誰與共也？蓋芳規與惡德，雖善敗不同轍，然而創見則俱
駭，習見則俱安。而左右前後所見者愈衆，則愈不覺其相忘而為一。猷
諛與陳悃，雖忠佞不同情，然而驟聞則俱疑，既聞則俱信，而出入周旋
所聞者愈熟，則愈不覺其深入而難回。故必老成新進，絕資緣攀附之
徒，師保凝承，盡賢良方正之選，然後君志定而治功成也。吾子勉之。
仍用有技篇局收二比，仍是分說。不犯下一薛居州句。

○古者不為

已矣

許 辯

論不見諸侯之義，歷證諸古而益信也。夫惟聖達節，其次守節，而非是
者皆譏也。則為士之不同于為臣明矣。且世之為士者，皆曰曲學抱咫尺之義，聖人無已甚之為，諸侯之見於士乎？無損也。不知臣之見君分也。士之見諸侯非分也。諸侯之見士禮也。士之求見非禮也。雖君之尊，遇臣則尊，而廊廟豈高於巖穴？雖士之卑，為臣則卑，而韋布豈下于軒冕？故不臣不見，從古未之有改也。古之聖若孔子，賢若段干木，泄柳之徒，皆士而未為臣者也。其有執乎不見之節而終之者，干木之踰垣，泄柳之閉門是也。而君子以為甚，惟其迫也。不迫而何以見哉？其有權乎。

不見之節而通之者孔子之於陽貨是也。而君子以為宜，惟其先也。不先而何以見哉？藉令未先而見焉，未迫而見焉，于已為取道，取道則守壞于人為慕勢，慕勢則名卑，雖卑諂捷給之容，可以希時好，而脅肩諂笑難免。曾子之差，雖阿諛逢迎之術，可以釣世資，而未同而言難辭。子路之耻，由是觀之，君子之所養，將為此乎？為彼乎？亦可以知所處矣。養之，上至欲粹欲純，則守節不如達節之為通，而禮義時中之聖固可以陋乎？一偏一曲之守養之，始欲高欲潔，則失節不如守節之為正，而踰垣閉門之士亦可以愧乎？自卑自小之風，吁！天下無聖人，則不臣不見。如段干木泄柳之徒者，殆未可少也哉。

孔子節最難融洽如此作法真神明于文者

○愛人不親

全

許 辯

反身之應，自己求之者也。夫仁智敬所以自反也，豈以求人而人歸焉？則謂之自己求也，亦宜。詩足徵已，孟子意曰：自修之道，以己為的，以人為符動，而偶中，怠者祇以益其愚，行而多違，勤者藉以省其闕。君子執四字句宜渾樞于身，合符于物，蓋自反宜兢，馬冒言之，夫人自視則暗，視人則莫不明。惟明者自明，我則可惜，以反觀而以明補暗，夫人自責則寬，責人則莫不刻。惟刻者自刻，我則可惜，以反治而以刻濟寬，故愛人而人親也，治人而人治也，禮人而人答也，此其常者也。由其常者固可以驗人情之同，有親而可久，由其不常者亦可以証吾行之失，撫心而內疑，既

以吾自護之身為天下人公共之身而虛以觀其闕失者何在又以吾自恕之心為天下人肯恕我之心而嚴以核其指摘者何端苟一疵之尚存即無難于袪濯雖無闕之可補亦豈厭夫增修由是而無不仁也無不智也無不敬也精之極也反乎其無可反者也而身有不正乎由是而無不親也無不治也無不答也誠之應也歸乎其爾不歸者也非已為之招乎詩足詎已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用是而知命不必無臭無聲唯是日用應酬即為帝則福不必浸昌浸熾唯是至誠動物即為休徵合天下以成吾身即一物未附皆自致之尤正吾身以通天下即歸遍九州亦自求之慶有天下之責者慎無置已而尤人也行有不得是一章承接緊關語此處着力下不煩解但偶向為累不小

○○得其心有道

合下節

許 辯

有道以得民心而民歸必矣夫惟欲與惡民心之不約而同者得之有道而其歸也孰禦之且自疆場一彼一此而民心易合易離非其所甚氣勁而不悠永願望之慶不能招之而使來吾謂得民在得心矣而得心豈無道乎民各有欲亦各有惡藉君之靈爽能使割其欲以奉我而終不能使其所欲者勿欲奪之而不怨能使蹈其惡以徇我而終不能使其所惡者勿惡藁之而不怒惟仁人設身以處而曲以照其不及照之情又推心以投而力以遂其不能遂之隱不曰其時未便也亦不曰其事重大而難舉第曰民固欲之吾烏得而不予之不曰其事無傷也亦不曰其弊沿

襲而難除。第曰民固惡之。吾烏得而不去之。夫所欲在民。利於民。未必甚利於君上。也。而與聚。則其所創建。與其所營造。蓋有特為民而議行者矣。民不忻然悅乎。悅不歸乎。所惡在民。拂於民。未必甚拂於君上也。而弗施。則其所減省。與其所禁絕。蓋有特為民而議罷者矣。民不躍然快乎。快不歸乎。蓋民之歸仁也。若水就下然。又若歟。走壙然。水有性。而無情。何欲何惡。乃其傾注在此。則若係心在此。民有情者也。而去就。何以不如水也。歟。有情而無知。亦何欲何惡。乃其於此。走集則若于此。識歸民有知者也。而趨避。何以不如歟也。故君欲關聚民。亦欲安全。君惡離析民。亦惡貼危。一得則俱得。一去則俱去。三代所由得心得民而得

天下著哉。

其意只求鬆耳。然妙莫妙于用鬆。要非子遜不能用。韓求律先生。九子遜作轉宕語者。皆佳。欲惡過下歸字。是足上意。又是起下意。有情有知。二比。巧不傷雅。

得其心有許

許子遜稿

○○樂則生矣

二句

許懈

論人心之真樂有生之妙焉夫孝弟之樂真樂也則天機之生又烏
 可已哉孟子意曰人之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不知大和不在天地只在
 人心夫心有真樂固天下之大樂所從生也吾謂樂之寔在樂斯二者
 乃其妙可言焉蓋凡鐘鼓之樂有待者也而二者之樂無待者也有所
 待者樂作而樂生樂息而樂已無所待者方樂而若或啟之既生而若
 或鼓之孩提之愛子遜有此長此便佳或以外慕入焉而間樂則瞻依怙恃之懷天在好色
 妻子之外觸乎親而孝生而孝之中又生孝焉即用力用勞亦以為子
 職之當然矣雖欲已於事而烏能已也稍長知弟猶或以外誘入焉而

歌樂則克恭天顯之念。又在後長徐行之先。觸乎兄而弟生。而弟之中。又生弟焉。即出入揖遜。亦以為吾敬之宜爾矣。雖欲已於從而為能已也。當其樂也。外不繇於拘迫。內不假於矯強。若孝弟之植根于心。而萌孽兆焉。豈惟親長之交。而後生即身在屋漏之中。其善機若現。及其生也。官欲止而神欲行之。意欲勸而天即鼓之。若孝弟之敷榮於外。而枝葉茂焉。豈惟愛敬之性不可遏。即行有餘力之際。而欲罷不能。何也。二者之樂天樂也。樂以人者欲生樂以天者德生生之機天機也。為人使易以已為天使難以已蓋甚至於舞蹈不知焉。則神矣化矣。不容言矣。此之謂樂之實也。

有尾

孝弟之中又生孝弟。此語政與本立道生對照。後人寬說一步。牽合仁愛。及不切。至于遜後來身在屋漏。數語。尚就孝弟言生字。深微淡。至當為集中理題第一作。

樂則生矣 詩

○舜明於庶物

節

許

虞聖之精而一者自然者也。夫明察合而仁義出焉，自然而精一者也。此之謂成性存心矣。且天下惟幾希之理為至微，亦惟幾希之理為至大。故彌約而彌近，則物非人不理；人非倫不立，倫非性不運。統此幾希之包涵，彌推而彌廣，則性列仁義而有兩，倫通內外而有五，物盈宇宙而有萬。統此幾希之分布，舜蓋生而存此幾希者也。為能於庶物明焉，人倫察焉，夫何以能明也？物之象雖煩，物之理則約。舜惟得理以得象，而明者非揣摩，又何以能察也？倫之修在人，倫之秩在天。舜惟知天以知人，而察者非推測物焉，而明必并其所以理是物者明之，而若何而

始末用一性語可厭

仁育若何而義正亦明物中一大竅係也。不明則不行矣。明矣而又安當先說由仁義行竟說安所事行與知行合一之旨有碍所事行乎倫焉而察必并其所以體是倫者察之。而若何而仁主恩若何而義主敬亦察倫中一大脉理也。不察則不行矣。察矣而又安所事行乎其行者迹也。其所以行者非迹也。性也。命也。其由者可知也。其所以由者不可知也。神也。化也。由其一念之盡然藹然者以聯天下之睽而物於焉並育倫於焉相得聖人無意為仁而仁至由其一念之截然肅然者以辨天下之紊而物于焉各正倫于焉得序聖人無意為義而義盡蓋惟天下有生知之聖精者不析而自精斯天下有安行之聖一者不勉而自一也。所謂幾希之理非大聖其孰全之。○文以淺而溜。

吾所不解非行仁義

○舜明於庶物

二句

六

許 辯

有虞聖之生知而天下無遺理矣。夫庶物與人倫合天下之理統是矣。非舜其孰能知之。嘗謂幾希之在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亦聖之所以為聖也。故象數非賾幾希非微。經常非大幾希非細。虛而能涵本為倫與物之府靈而能照亦具明與察之用也。而能全之者其惟舜乎。舜蓋生而存此幾希者也。濬哲所鍾不借資於聞見文明所及並收納於江河為能于庶物而明之明之云者非物也。而揣摩之也。合萬象于一心既得其統宗之本通一心于萬象自晰其條貫之詳試觀之當時其齊政封山出徹宇宙之隱修禮同度明洞五俗之宜以此思明可知矣。故

四六 惡境

引此句可嘆

許子遊稿

曰明庶物者莫如舜為能于人倫而察之察之云者非僅能諳習之也。由天以盡人既為其經綸之妙由人以推天又窺其秩序之原試觀之當時其克諧當頑嚚之變知經而經為訥通告娶之常知權而權以此思察可知矣。故曰察人倫者莫如舜。聖心之中震無一物安見其明而幾希之明能鉅能細是其明也。非明目達聰之明而惟精惟一之明也。明而卒歸於無明聖心之中精入無倫安見其察而幾希之察能遠能近是其察也。非好問好察之察而人心道心之察也。察而卒歸於無察吁此其所以為舜也。○比上四六表體俗不可言其尤謬者在深講明察必歸無明無察二氏之習能誘人如此。

○○○文王視民如傷

許 獮

尚論周王而得其矜民之心焉。夫以如傷視民則矜之者至矣。若人者不當如是耶。且人主之軫念元其淺深厚薄一存所視。以為將安將樂也者則急急必甚矣。視以為可哀可矜也者則焦勞必甚矣。亦觀文王其視民何如。夫人情雖非至仁而一有疾痛顛連者介乎其側靡不竦然而動懷。即其平素雖非相屬而一有呼天向隅者觸乎其目亦且奔救而恐後。然謂之曰介乎其側猶寔有之也。愛民若文王則不必寔有是事而怵惕獨深謂之曰觸乎其目猶寔見之也。愛民如文王則不必寔見是形而慘怛已至。故以文王之民而自視則孔通有歎。

先後人情說起

何故有此翻駁

入文王視民

許子遜高

矣樂○只○有○味○矣○固○已○出○水○火○而○衽○席○之○又○何○傷○而○文○王○則○視○其○在○衽○席○也○猶○之○乎○水○火○也○以○人○而○視○文○王○之○民○則○無○不○惠○鮮○矣○無○不○懷○保○矣○固○已○解○倒○懸○而○仁○壽○之○又○何○傷○而○文○王○則○視○其○躋○仁○壽○也○猶○之○乎○倒○懸○也○
接後比法老
 蓋○其○鞠○育○而○顧○復○之○也○不○啻○一○脈○故○常○用○軫○恤○于○不○必○軫○恤○之○地○若○弟○曰○林○樞○繁○矣○得○無○有○疲○瘵○殘○疾○而○無○告○者○乎○是○其○傷○者○以○而○不○傷○者○多○也○文○王○之○視○民○不○但○爾○矣○其○撫○摩○而○噢○咻○之○也○不○啻○同○體○故○常○加○憐○憫○于○無○可○憐○憫○之○時○若○弟○曰○窮○簷○隱○矣○得○無○有○祁○寒○暑○雨○而○怨○咨○者○乎○是○其○傷○者○暫○而○不○傷○者○久○矣○文○王○之○視○民○不○但○爾○矣○乃○知○視○有○傷○若○無○傷○者○虐○主○之○所○以○作○威○故○四○海○可○以○毒○痛○而○忠○良○可○以○焚○矣○視○無○傷○若○有○

傷者○仁主之所以寄愛○故當時樂其恬冒○而奕世荷其生成○君人者寔何法焉○

文廢賓主開閣之法○雖詞華滿目○立見稿敗○此作步○承接步○以轉換尚須填詞○否讀子遜文當留意○數合古人處○不必隨衆附和○

文王視民 許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

許 辯

虞聖不欲以權假其弟為慮深矣。蓋象非君國之器，舜所知也。然首有為者不在焉，則何害於有國哉？且昔帝王宰制宇內而樹之侯王君公，凡以分猷宣力，共理此民也。故其德厚者重界之，能薄者顯斥之。未有灼知其不任而猶以空名羈之者也。乃舜之處象則不然，蓋象之惡極矣，不有其兄何有於其國？○語○振○全○為○之○執○野○謂○以○反○為○正或并其國而授之，以有為之柄，則將生殺予奪，惟其命而天子不得問，群臣不得言，賞罰廢置，惟其情而約束有所不能加，訓誥有所不能諭。就象而言，得罪於兄，可怨也；得罪於國，國不可怨也。孰若授之位而奪之權，勿令速戾于厥躬也？就有庠而言

高晉

下孟

許子

卷五

虐於他人。猶可控也。虐於天子之弟。不可控也。孰若陽以優之。而陰以制之。令彼君臣上下兩相能也。是故分茅土而盟河山。象之視有庠曰。吾國也。至問其國之民社若何。進退予奪若何。象不知也。隸編戶而奉奔走。有庠之視象曰。吾君也。至問其君之建立若何。廢興因革若何。有庠之民亦不知也。當其時。職掌弗詔於朝。明試弗行於國。優焉游焉。以自適於百工。臣庶之上。而天下不嫌為養尊。閭閻無所厘其慮。廊廟無所考其成。泮馬渙馬。以自逸於四岳群牧之中。而天下不病為曠職。是舜之心。猶堯之心也。丹朱之傲。不足以托國。故君國大政。雖舜不得私其弟。然堯也。奪其私。其子象之傲。不足以托國。故君國大政。雖舜不得私其弟。然堯也。奪其子。而天下後世服其公。舜也。制其弟。而後世乃被之。以不友之名。是豈終不可白耶。故表而出之。

起處用有為一反語。其餘皆正說。不得有為轉換處。蒼雄之氣。與漢文相似。結處借堯一詎。聖人心事如見。此文直當與陽明先生象祠記並讀。

象不得有許

夫以倖臣而欲借交於聖人豈子路所
忍聞哉所以告者其意深矣且夫彌子瑕者衛君之嬖子耳其習與之
遊者皆其黨權附勢而為利來者也不然則其畏也曾未聞有道德仁
義之士肯一禮於其門者此彌子之耻也一旦內托姻婭之親外藉侯
王之重欲因子路以主孔子以為孔子大聖人也幸而主我我以孔子
重矣我因而以衛卿與孔子孔子以我重矣我以孔子重我在我也孔
子以我重則我于衛國有薦賢為國之名重亦在我也此其所以願締
賓主之歡而通慇懃于子路也乃子路何如人哉彼其辭榮就義素不

○ 彌子謂子路

以告

許 辯

倖臣誘聖以利賢者援聖以意夫以倖臣而欲借交於聖人豈子路所
忍聞哉所以告者其意深矣且夫彌子瑕者衛君之嬖子耳其習與之
遊者皆其黨權附勢而為利來者也不然則其畏也曾未聞有道德仁
義之士肯一禮於其門者此彌子之耻也一旦內托姻婭之親外藉侯
王之重欲因子路以主孔子以為孔子大聖人也幸而主我我以孔子
重矣我因而以衛卿與孔子孔子以我重矣我以孔子重我在我也孔
子以我重則我于衛國有薦賢為國之名重亦在我也此其所以願締
賓主之歡而通慇懃于子路也乃子路何如人哉彼其辭榮就義素不

高唐

下

許子遜稿

名

以寵祿動其心。即攝相之喜，猶深疑焉。而何有一衛卿，砥名礪行，素不以匪人玷其節。即南子之見，猶不滿焉。而何知一彌子，意若曰：天下之不諱窮，不求通者，無如夫子。天下之磨不磷，涅不緇者，亦無如夫子。使吾告之，而夫子拒之，則不善不入，非虛語也。而介石者為貞，盱豫者為悔，吾因可以得士，人守身之節，使吾告之，而夫子然之，則與世推移，是或一道也。而卷過者為通，匏繫者為固，吾因可以識達人，應世之權，斯則其告夫子意也。若以子路之告為重，彌子之請而曲通其意，則其自待亦輕矣。若以子路之告為幸，衛卿之得而欲赴其會，則其待孔子亦輕矣。子路不為也。○入子路之告太費詞說，當以散行合格。

○○百里奚自

穆公

許懈

古人急於遇主，而先以辱身矣。夫鬻身食牛，至辱也。百里奚失之于秦，牲得之於秦穆，豈不以為至計哉。且善士遇合，蓋亦有術，苟可以假譽借宦，則不難為辱人賤行。如百里奚，事可觀焉。奚之去虞也，慶晉仇國，不足事而他諸國皆弱，無可建功者，乃遂決策西向入秦。斯時也，羈旅之羣，交踈于王，自售則願望無路。計莫若因人以先容，賄通則資身無策。計莫若後身以求進，于是自鬻于秦，養牲者當是時，受五羊之皮，不計直，居牛口之下，不辭賤，彼寧不知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第念鬻身之窮困小，不若弗得君之窮困大，倘得因而圖吾君鬻身不

足以為奚恥。食牛之卑賤小，不若弗立功之卑賤大。倘得因而成大功，食牛不足以為奚辱。養牲家知奚之非庸人，而有貨百里奚之心。奚亦知穆公之非庸王，而有貨穆公之心。兩相貨也。故兩相市也。而養牲為之因焉。奚知穆公之可要，有取償于秦之心。養牲家亦知奚之可用，以要有取償于奚之心。兩相償也。故兩相要也。而奚藉以進焉。人謂奚之鬻秦為以身而殉利，非也。輕去虞之大夫，重易秦之五羊，此豈殉利者之為哉。彼非計畫無復之欲，有所用其未足而取榮名耳。人謂奚之食牛為以隱而逃名，亦非也。以一牛之肥瘠觀秦楚之俯仰，此豈逃名者之為哉。彼念小謹者不大立，故俛首俟時以收其功耳。鬻身可以買名，則其直之贏也。飯牛可以得駕，則其伸之大也。在市而處，可以立朝而滿，則其寔之厚也。托始五羊，可以三置而一救，則其利之溥也。百里奚其行雖不執于正義，要以功見名。立飯牛之事，又曷可少哉。

純用左史。隱見奇氣。固是筆高。

百里奚自許

○○敢問交際

全

許 辯

大賢之論交際不為已甚者也甚矣聖人無已甚之行也通此于交際而何主于必卻哉嘗謂聖賢之轍環列國無非欲行其道于天下也故天下而無重道之君則不宜示以輕天下而有重道之君則不宜示以固也諸侯之交際其猶有重道之心乎是可以觀恭矣交之者為恭則卻之者為不恭卻之者為不恭則卻之以心與卻之以辭者皆不得言恭也皆非中正之道而聖人所不為者也蓋聖人之所卻者必其非道之交而後可也而交之以道則不可矣必其非禮之接而後可也而接之以禮則不可矣亦必其禦人于國門之外而後可也而非禦人于國

門之外則不可矣。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也。而移此于諸侯，是已甚之法也。王者之立法，不若是之峻也。諸侯之于民，非其有而取之者耳。而名之為真盜，是已甚之論也。君子之立論，不若是之刻也。向使已甚而可為焉，則獵較弊俗也。胡為而亦從祭器細事也。胡為而亦正而若桓子若靈公若孝公，皆亦有為之君相也。又胡為而可行可之仕，有際可公養之仕哉。亦曰彼其交以道而接以禮，均有致恭之心也。我若卻以辭而卻以心，均非委曲之權也。夫君子之欲行其道于天下，苟非委曲，何以異一遇哉。故不為已甚者，聖人之行，而孟子之願學也。

挈位孔子前後正反無不中度。

○仕非為貧也

恥也

許 辯

仕無苟祿，即祿仕者可知也。夫祿仕微也，猶必求其稱焉。有行道之責者，而可苟耶。且夫世之任者，吾惑焉。祿，奉其官名以為道也。而實以為祿也。曾不思我之仕也。上之人何為而尊我，上又何為而偃然受其尊乎。蓋有所為而非貧也。上之人何為而富我，上又何為而偃然受其富乎。蓋有所為而非貧也。仕無為貧之理，而有為貧之時，要不可為仕之常也。猶之娶妻，無為養之理，而有為養之時，要不可為娶妻之常也。使其誠為貧也，則必辭尊居卑而後可，而非卑則不可矣。必辭富居貧而後可，而非貧則不可矣。必其為抱閔擊柝之賤而後可，而非抱閔擊

析之賤則不可矣。然吾聞聖人之仕，一命之膺，期于稱職。一職之寄，戒於素餐。故為委吏而言，委吏為乘田而言，乘田雖卑者，不敢苟也。而况于尊者乎？雖貧者，不敢苟也。而况于富者乎？身膺筭樞之重，而漫無注厝，以匡時家，飲祿入之饒，而毫無尺寸以報國，以為上貧，既非為貧也。以為上道，又非為道也。出位固為罪矣，而尸位不尤耻乎？君子監乎此，而事道之仕，其不可同于祿仕明矣。

不多說行道句，以題意已盡。非為貧句也。御煩以簡，御散以整。然不免有太簡太整之病。

○有貴戚之卿

二句

許辯

親疎並用，卿之所以異也。夫卿一也，或內舉于貴戚，或外舉于異姓，卿果同乎哉？孟子告齊宣若曰：一國之中，主之者惟君，弼之者惟卿，非異也。而所以為卿者異也。臣試以其異者為王言之，思昔先王之建官也，謂獎王室者莫如親，亮天工者莫如賢，有見于親，之為是，故不以遠間親，不以新聞舊，而本支一氣之屬，俱得與濟，多士並秉鈞于天朝，有見于賢，之為是，故論官惟其才，左右惟其人，而四海五方之士，俱得與伯父伯兄，並握樞于當宁，于是乎有貴戚之卿焉，有異姓之卿焉，自貴戚而卿者，則以推恩用，而稱為振，之公子，振，之公族。

振之公姓。雖尊其位，重其祿，弗疑其為偏也。自異姓而卿者，則以異
能用而稱為公侯之干城。公侯之好仇，公侯之腹心。雖賤也而貴之，疎
也而戚之，弗疑其為濫也。蓋天潢百代，俱我宗盟，與之共富貴，則國體
乃尊，與之共休戚，則國本乃固。孰謂卿而可以貴戚廢也？羈旅草茅，俱
我股肱，兼而收之，則人無憐才之嘆，器而使之，則國無曠官之弊。孰謂
卿而可以異姓廢也？向使置卿者必盡出于異姓而後可，則是舜禹不
得以佐唐，微箕不得以贊商，周召不得以造周，而骨肉之間，尊卑濶絕。
何以明展親睦族之仁？向使置卿者必盡出于貴戚而後可，則是莘野
不得有阿衡，傅岩不得有良弼，謂濱不得有尚父，而閭閻之下，賢才收
伏。何以示登明選公之舉？故外姓與內姓兼庸，親臣與遠臣並重，誠張
官之盛典，致理之弘猷也。孰謂卿而果不異耶？
尊親分合處，皆有原本，文無單儉之色。

有貴戚之許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許 辯

大賢論真心不擇人而有也夫舍生取義之心真心也真之發不做修為寧獨賢者有之哉且自壯夫殉義懦者馮生一則死而烈一則存而氓人之賢不肖相去遠矣然是賢不肖也品何從而定于既取舍之後者也心何從而付于未取舍之先者也故例以欲惡之常則重身家而惜軀命情也情出于顧慮不以賢者而獨無原其欲惡之真則矜名簡而重節義性也性出于隆衰不以賢者而獨有吾試以語于人曰人生有寄必有歸有聚必有散而苟以一時之慷慨留千古之綱常可欲莫甚焉則其聞之而欣然喜躍然若趨以赴者是心也不獨賢

似連上句

者有也。又試以語于人曰：人生萬年，一旦暮，旦暮亦百年，而苟以一時之隱忍，貽萬世之大僂，可惡莫甚焉。則其聞之而悚然懼，怵然若無以自容者，是心也。亦不獨賢者有也。論賢者之節概，至于天地可對鬼神，可質豈非曠世之希蹤，而論恒性，則厥賦無二原，非此獨豐而被獨畜，論賢者之景耀，至于時移而不朽，世遠而彌新，豈非振古之芳躅，而論其心，則好惡相近，寔非彼不足而此有餘，故自天下不皆輕生之士，而始以能輕生者為賢，輕生誠賢而非獨賢者，能輕生也。自天下不皆赴義之士，而始以能赴義者為賢，赴義誠賢而非獨賢者，能赴義也。吾欲人之動其心，故不得不分賢不肖之品，以儆頑鈍。吾欲人之識其真，心故不得不指賢不肖之初，以覺聾瞶。吁！真心誠存人，皆賢者矣。柰何自有而自喪哉。

有合題處。

此亦說得不可不求心。所以求放心。未曾說破。

非獨賢

許

世有博學不問不學之徒

亦合與否

自古而自來

一始不終不計

○學問之道

二句

許解

大賢警人心而揭學問之要焉夫心之於人重矣不求放心而何以稱
 學問哉孟子揭以警人也若曰自世之不知有仁也吾姑舉而名之曰
 心至于心之放而不求則并其心而昧之矣不知其終身問學何學而
 問何問耶亦未聞學問之道耳吾以為學有窮源探本之學而非徒一
 咕嗶一呻吟也問有近裡着己之問而非徒一質疑一辨難也其端必
 有所自起於心為心之放而從事焉者也其要必有所由歸於心
 以心之不放而收功焉者也世之所謂學者不過以擴聰明恢智慮而
 聰明智慮之源不出於心之靈覺世之所謂問者不過以考是非辨得

失○而○是○非○得○失○之○判○莫○大○於○吾○心○之○存○亡○心○一○放○而○天○君○蕩○焉○方○寸○無
主○張○矣○尚○能○耳○有○聞○目○有○見○乎○故○求○之○耳○目○見○聞○者○皆○學○問○之○粗○而○求
之○心○則○獨○精○也○心○一○放○而○神○明○昏○焉○萬○理○無○統○會○矣○尚○能○窮○名○物○之○變
而○挈○象○數○之○紀○乎○故○求○之○名○物○象○數○者○皆○學○問○之○華○而○求○之○心○則○其○實
也○從○此○克○治○從○此○省○察○是○謂○天○下○之○真○學○問○而○紛○上○記○誦○尚○隔○藩○籬○從
此○涵○養○從○此○克○拓○是○謂○天○下○之○大○學○問○而○區○上○博○洽○祇○覺○煩○猥○吾○觀○危
微○授○受○係○千○古○道○學○之○宗○克○復○叮○嚀○破○百○家○支○離○之○習○而○信○學○問○之○道
果○無○他○也○

一求放心政在學問中見文合內外

○欲貴者

節

許 懈

大賢欲人知所貴而就其欲貴之情覺之也夫已自有貴則已自可欲
也○外○此○無○足○羨○者○矣○胡○人○之○弗○思○乎○孟○子○覺○世○若○曰○世○之○後○上○焉○而○失
其○真○也○吾○甚○恠○焉○彼○以○為○已○謀○也○而○于○以○反○已○惑○矣○彼○以○為○已○利○也○而
于○以○喪○已○多○矣○試○以○人○情○揆○之○欲○貴○非○人○情○哉○貪○饕○之○士○附○勢○功○名○之
士○借○資○諱○窮○之○士○求○通○履○滿○之○士○持○權○無○一○人○而○無○是○心○也○則○無○一○人
而○無○是○欲○也○是○其○欲○之○也○豈○不○曰○得○之○則○已○重○失○之○則○已○輕○乎○而○不○知
已○之○輕○重○初○不○係○于○是○夫○已○蓋○自○有○可○重○者○焉○赫○奕○不○以○權○藉○而○尊○顯
不○以○品○秩○也○豈○不○曰○有○之○則○已○榮○無○之○則○已○辱○乎○而○不○知○已○之○榮○辱○初

不係于是夫已蓋自有至榮者焉。聖帝明王之所不能高而名卿偉人
之所不能傲也。或高議巖廊之士而貴匪加增。或伏處窮巷之下而貴
匪少賤。即人之所甚欲者莫如名位。而名位非此無以成其尊也。特人
弗思也。則惟知名位之為貴耳。在握柄秉衡之日而貴非始有。在潛修
隱約之初而貴非本無。即人之所甚欲者莫如寵祿。而寵祿非此無以
增其光也。特人弗思也。則惟知寵祿之為貴耳。試一思之。則維皇之所
寵綏與王家之所奔走而令者孰尊孰卑。有生之所賦受與後來之所
窺覲而求者孰勞孰逸。而人又何必舍其在己之貴而後以顧外為
也。○勢能立下。文中長短參差之法。未之有得也。予于此等皆不欲入
選。存之以見其所里在彼而不在此耳。

○為人臣者

接也

許儼

仁義成風有倡之者矣。夫事使之間至俱相接以仁義。此風之成也。其
倡之者之力與。且天下之醇風懿俗非一人之所能獨成也。然其始也
必有一人焉。起而倡之。惟倡之者一二人而後乃人。效矣。是豈特秦
楚之王與三軍之士哉。吾聞居高而感者其應加疾。仁義之說進。至使
富強之主亦知舍征誅而崇揖遜。則誰不聳動焉。乘風而鼓者其和彌
多。仁義之術行。至使介冑之夫亦知置韜畧而談心性。則誰不感奮焉。
由是而衆著于君臣之倫矣。臣與臣言忠莫不懷此。以事上。衆著于父
子之倫矣。子與子言孝莫不懷此。以事親。衆著于兄弟之倫矣。弟與弟

言悌莫不懷此以事兄、彼其君臣之所以相聯、父子之所以相愛、兄弟之所以相友、固未有求利而害仁者、亦未有始乎仁而卒乎利者、皆真有見于至情之無所解、而由其不可解者以盡仁、非為寵祿勸也、固未有見利而忘義者、亦未有陽為義而陰為利者、皆真有見于大分之無所逃、而由其無所逃者以盡義、非為恩澤媒也、蓋仁義之與利欲、本判為兩途、故所去在彼、則所懷在此、一念之所以自靖者、回天貫日、不足喻其誠、君長之與臣下、父兄之與子弟、本通為一脉、故此以此事、則彼此此報、兩情之所以兩接者、膠漆附足、喻其堅、此大順之風也、極治之象也、藉今上下交征、安得有不能合言其大、此而思世教者、又安可易視之也。

○君子之事君

節

許 辯

上臣之務、惟在引君而已、蓋君不向道、不志仁、上臣之恥也、引之惡可緩乎、且世所稱事君人者、非真能事君人者也、真能事君人者、則必審所以事之、而後可、吾嘗奉教於君子矣、君子之事君也、蓋有大忠、愛焉、愛不願長、君逢君、而願成君之名、以無忝于明聖、亦有大事業焉、業不期伯、君顯君、而期弼君之德、以漸入于粹清、故君之于道、有顯背之、而明棄之者、非道也、即非仁也、世主以此從其違、曲士以此貢其佞、而君子有默為挽回、君子于道、有陰竊之、而陽附之者、非仁也、亦非道也、英主以此文其陋、具臣以此塞其責、而君子有潛為感孚、語揖讓而隆唐

虞之治則其道在無為其仁在好生而其志不在偏安小補此正吾君所當端拱而議者而吾務引之于是不協不止語征誅而侈商周之烈則其道在救民其仁在易暴而其志不在興兵構怨此正吾君所當奮力而圖者而吾務引之于是作不休倘有一隙之矚即緣其明而通之矣操術不必盡一而要之以道為歸寃且有好勇好貨好樂好色不足為疾而引之皆足為興治之助稍有一念之蔽亦即乘其蔽而牖之矣陳說不必盡同而要之以仁為的究且有欲闢欲朝欲蒞欲撫不足為病而引之皆足為致王之資引之途非以功利非以誇詐家修廷獻而不可回引之術無事人適無事政閒潛移默奪而不可知斯真

君子之事君也事君者盍亦是務乎

無波折可觀○一意求痛快耳痛快二字害道不淺○學者慎之○

君子之事許

○存其心

天也

許
懈

論事天之實全其所賦而已夫天之與我者心也性也存養至而事天
者在是矣且世言天道遠而人道邇而不知天人一貫何邇何遠之
而求知非真知也就心性為體念而已矣則遠之而言事非善事也就

每有此魔境

心性為凝承而已矣夫上天無心以吾人之常處常覺者為心存則天
心不存則妄心也吾欲見天心于方寸其道在能存吾人無性以上天

之不二不雜者為性養則天性不養則習性也吾欲覺天性於形色其

道在能養有所以凝神定慮而識之早則存之乎其未放也養之乎其

所以事天宜另說

未壞也是之謂先天奉迎而天若馬有所以絕羨去慕而反之亟則放

許子遜稿

之而有以存也。壞之而有以養也。是之謂後天轉移而天回焉。離養言存，則矜持而難久。惟善存者能以性之生機為心之息機，而即養為存。即存為事，一游一衍皆帝鑑也。離存合養，或因循而固功，惟善養者能以心之歛體為性之舒體，而即存為養，即養為事。不識不知皆帝則也。蓋自二五葆合以來，天寔生我，而無忝所生者，則不在左右就養之。惟勤而在明，數有懷以繼厥志，自維皇降衷以來，天寔命我，而對揚休命者，亦不在趨走唯諾之為恭，而在夙夜匪懈以供厥職。故惟以此言事乃稱全，而生亦全而歸孝子所以事父令而不違，亦共而不二。忠臣所以事君，世有舍心性之實功者，將何以為事哉。○順題成句無深見處。

○仁言不如

全

七

許 辯

大賢較治效而獨詳政教之辨焉。夫得民以得心為上，則以政視教不如也。而仁言仁聲蓋可知已。嘗謂計功美效非純王之治也，而善言治者不諱言之。蓋治術之汚隆有因治效而後見者，則君子貴別白焉。是故天下有均之為仁，均之為人，而言不如聲，有均之為善，均之為得人，而政不如教。夫人主惟無意為治也，人主而有意為治，則必斬以慈祥，豈弟之名聞，吾謂仁聲之浚於言也，猶可喜也。人主惟無意為治也，人主而有意為治，則必喜于束縛馳驟以見功，吾謂仁政之不如教也。誰能信之，不知此仁聲也。從何而起，于畏乎起于愛乎，而吾之欲得

意欲轉落盡善近于

高齋序

下

許子遜稿

名

民也。以何為先。得財乎。先得心乎。政誠善。民畏之而已。民畏而君不益尊。君有作民元后。作民父母。而令天下以共成其尊者。則愛之故也。計非善教之不得矣。民誠畏得其財而已。財聚而君不益富。君有積之不涸之倉藏之。不竭之府。而令天下以長守其富者。則心之以也。計非善教之不得矣。蓋吾之所謂教者。必習之孝弟。稟之忠信。耳目之所濡。深無非尊君親上之芳規。故其民躍焉而自動。夫政則未有不計功利者也。而何以得此于民也。教之所稱善者。又必出之舒徐。俟之永久。歲月之漸漬。無非淪肌浹髓之精神。故其民若焉而不知。夫政則未有不急督責者也。而何以得此于民也。故以得民則政不如教。而入人益

從善政結善教

單結善教帶出善政

不如此意

信矣。吾願為治者審所尚焉。

一裁題有法。然題中自有段落如此。不足為先輩難也。

仁言不如許

○廣土衆民

全

許 獬

性入于定故有常定者也。蓋所性定于中則欲樂之心外而自得處亦

定矣。故君子終不以此易彼。且天下情境相遭均屬不定之物。故浮而

易去適而非真定。則無去來也。得無所得。固定自得。其得亦無往非定

也。性是已性之定也。從心而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故境非性不

了。而性則不必着境。無物之體。有立乎其先者矣。境又非性不滅。而性

則不必離境。自得之真。有超乎其外者矣。如廣土衆民。中天下而定。四

海。此亦欲之適而樂之至已。藉令君子而無之乎。是君子直封情以定

性。非以性定也。非然也。彼于欲樂。蓋亦真寄焉。第日夜相代而不能規

無去來皆二氏語

了滅二字不可用

乎其始彼之所存蓋有至定焉雖窮通迭變終無益損乎其真源而上之則為分仁義禮智原有各正而不偏者天定之矣沿而受之則為心仁義禮智自有根固而不拔者人定之矣從定中自暢其天倪醉而盡背生于色哉而根于心橫心之所出盈溢而皆定也從定中自鼓其真趣四體自喻生于色哉而根于心從心之所化舞蹈而皆定也流行坎止騁其所遭而自性之恬愉不閉飛揚動濇亦與俱忘而湛性之櫻着不起成性存是謂真存究且即欲即樂即欲樂即性矣加損何論焉何也凡有餘不足者始有加損之形性定則自足也故體淡而趣常永凡見有餘不足者始受加損之勢性定則無見也故機融而天還窅

吁此性體也

飛揚簸弄機鋒逼人。○不講壞欲樂最高。韓求仲先生

必拈出一定字作主何也。聖賢之言如化工肖物作者過一題于空虛中得其大義所在操筆從之。言有盡而意無盡方是載道之文。如必牽合字義左右迴顧譬之跛者勉強馳驟其不跌失者幾希此篇拈定字在題腹中突出名目真可嘆也。

續土 許

○ 君子所性

故也

許 辯

大賢論性分超於遇之外者也。蓋大行窮居遇也。性則生而定之矣。豈以遇加損哉。且自世之役，情遷也。不以性分之說救之，其派不止。蓋

惟性分明而後知分以外者皆備來分以內者乃真體也。夫苟性失而

君子所性四字宜舉不得便扯下二意幾揮

聽命于樂將無得所欲而氣盈失所欲而氣歎者乎。而性不其然將無樂我獲而不勝揚，樂我去而不勝累，者乎。而性不其然時而大行也不獨統馭大勛伐亦大。吾性宜益大矣。而君子無所加時而窮居也不獨遭際窮設施亦窮。吾性宜有窮矣。而君子無所損其故何也。分定故也。凡物有小有大。而性分本自大。故分定於大行以前則大行為幻。

性為真凡遇有通有窮而性分自不窮故分定於窮居以前則窮居為寄性為常位育之必起于中和也治平之必本于篤恭也本體原自如吳即幸而如吾願焉本體亦復如是分定者不加也疇謂格天協帝有出於玄德之緒餘乎中和之可以基位育也篤恭之可以釀治平也力量故所得為即不幸而不及施焉力量亦所得為分定者不損也疇謂疏水曲肱有歎於勲華之事業乎蓋泛以分言則非惟秉懿賦畀有分得喪豐嗇亦有分上靡常而不測專以性言則不惟外性而營求者非吾分從性而展布者亦非吾分上前定則不移人能毋失其性分而欲樂藐乎小已後又奚以為○仍是定字疏解

○○何謂尚志

一節

許
辨

以仁義觀士而知其志偉矣夫仁義者大人之所以成其大也士以之為尚所志固不小哉且夫士之高世也以志而世之疑士也亦以志疑之者謂其意氣是憑道術未必能不詭也謂其矜許太過實體未必能無虧也又謂潛與見異軌寤與紛殊途效用未必能有濟也王子之見毋亦類是耳而不知尚志未易言也志寵祿者賤士也志事功者俗士也卑而不可訓志聲譽者浮士也志枯窳者僻士也高而無所用夫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之道大而微凡微而一物之生死微而一介之取與皆士之所謹也志之為用虛而實凡貌然而居實不然譚然而由實

不然皆士之所羞也。錙銖失入見為傷仁，非其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謂也。而仁在則必居，毫末苟取見為害義，非其非道義而祿天下弗顧之，搯也。而義在則必由居，如是由如是而仁非沾也。若義非字也者，志非陽浮慕也。若平居有可則之志而敦薄廉頑，天下陰受其福焉。其規模已別於凡流，則臨事有可見之績而泣罪懲貪，天下顯受其賜焉。其經綸必滿乎茲世，彼世之巍然號大人者，不過以其仁能育焉。則大義能正焉，則大居能與天下共宅焉，則大路能與天下共由焉，則大而士不既優乎。倫之哉！君子欲程量當世品，添人倫慎無大人而小士也。○子遜於題能用深微轉宕語者皆可法。居由倫事題自爾大非微心參究不得實際此作猶不至夸而無當也。

終身訢然

一句

許 獬

為親而忘天下可以觀聖孝矣。夫親吾親也，天下非吾有也。舜惟樂有其親而已矣，而他又何知焉？且夫勢分者與情法相輕重者也。為士師者必不知有勢分之尊，而後可以善用法為天子者必不知有勢分之尊，而後可以善用情竊負之。逃海濱之慶舜之心，何心也？以為吾之尊吾親者以天下也，今以天子父之故而殺人，則是陷吾親者亦以天下也。吾之養吾親者以天下也，今以為天子之故而不能脫其父于辟，則是累吾親者亦以天下也。故親之未得其所則憂，則天下有所可棄親之既得其所則樂，則天下在所可忘。父安底豫之常，子遂祇載之。

許子遜稿

願家庭之際其樂融股法太促而終身無餘憾矣何不訢然而自得也進無吏
 議之譏退無窮追之擾膝下之歡其樂淺而而身外無餘羨矣何所介
 然乎其中也是雖海濱之賦若非所以尊其親也然吾為親而棄天下
 則是以天下而贖父之刑亦猶之乎以天下尊也竄伏之陋若非所以
 養其親也然吾為親而逃天下則是以天下而償父之罪亦猶之乎以
 天下養也向也以耕稼陶漁之人而竭力于子職之供吾供吾職而天
 下本非吾素令也復其耕稼陶漁之身而且復其天性之樂吾樂吾性
 而天下于我何關蓋吾之所憂者朝廷之有法而吾之無親也親以竊
 負而得全則無親非吾患矣吾之所不能忘情于天下者海濱之有父

而天下之無君也士能以法而佐民則無君亦非吾患矣若夫天子之
 貴四海之富玉帛之奉神明之祚固已視之若敝屣矣又安肯以天下
 而易此樂哉

忘天下一意層上披剝既有的地步惜其不善用歸茅之長比法也

終身訢然 許

○ 於不可已

不已

許 辯

大賢甚畏事之戒。以勉夫任事者也。夫任事者貴有為也。而况于不可已者乎。一廢百廢。可不戒哉。且吾人任天下事。惟精神為之負荷。而氣概為之擔當也。顧是精神氣槩之在人。振則俱振。弛則俱弛。振者有時或弛。而弛者不可復振。是故任事之人。其貴在明作。其戒在怯懦。雖力量有限。未暇事。而經營之也。而至于要領所在。必不可令其當前而坐失。雖時勢不一。未易在。而擘畫之也。而至於繫所存。必不可令其失時。而莫造。有如事有規畫。一室而澤。周宇內。注曆終朝。而福垂易世。此利之必不可不興者也。孰謂天下利更有大於此者乎。而乃以因

許子孫高

循罷也。又如事有習安為固然而寔釀千百世之厲階。幾幸為無虞而寔藏億兆人之隱禍。此害之必不可不除者也。孰謂天下害更有大於此者乎。而乃以玩愒縱也。以為無閑成敗。則何事而閑成敗也。以為無係安危則何事而係安危也。積怠成偷。積偷成憝。勢不至盡舉萬事機宜而棄置之不止矣。以為後日或可俟。則何事而不可俟也。以為後人或可諉。則何事而不可諉也。一時失其當機。萬變亦隨而瓦解。勢不至盡舉終身事業而廢壞之不止矣。天下豈有人之所急。彼之所緩。猶復有不緩者乎。天下豈有人之所任。彼之所讓。猶復有不讓者乎。君子知其如此。是以平居雖高無事之智。而事閑廟社則奮力而前。不避勞亦不避難。無事雖貴不見之功。而責屬弘鉅則矢志以往。不難于任咎亦不難于任怨。何也。凡以其不可已也。任事者如此。庶幾無廢事矣。妥當時文可以應試。

於不可已 許

○親，而仁民

二句

許
辯

君子之推恩，其等明也。夫親也，民也，物也，則必有分矣。雖有親與仁，可
槩用哉。嘗謂人主之無窮者，恩意也。有限者，恩數也。主好厚，寧必盡厚，
由厚以逮薄，雖薄亦厚已。主好薄，寧必盡薄，用薄于所厚，雖厚亦薄已。
如此喚便差
夫其有民不親，將謂若子之無親乎，而非也。彼其親將有所用之也。吾
所謂親者，近則一體而兩分，遠則同源而殊派。重則宗社之所付托，輕
則藩垣之所倚賴。視民之條后而條仇，易聚而易散。百相懸也。即有廣
大其說者，不過曰九州四海吾一家耳。亦烏有一家而儕于九州四海
者乎。是故親必親而民則仁，甚有罄萬姓之筐篚以奉所親，極萬方之

王食以諛所親而不稱民厲焉其不以民先親可知矣有物不仁將謂君子之鮮仁乎而非也彼其仁將有所用之也吾所謂民者奉我則為元后望我則如父母共賦稅則食其力赴緩急則藉其命視物之有性而無情有情而無知百相懸也即有好生為德者不過曰喙息蠕動吾同類耳亦烏有同類而夷于喙息蠕動者乎是故民必仁而物則愛甚則有弛山澤之厲禁以舒吾民捐閼梁之重私以益吾民而不虞物殫焉其不以物先民可知矣蓋擴之以一視之公雖物與親無間隔也何況于民則非燕覆燕載澤不廣揆之以當然之等雖民與親當有辨矣何況于物則非劑之量之衡不平人主可以知所準矣胸所欲言無不應手雖無張皇之狀終非大雅之風

○仁者無不

為務

許 獬

知仁者之所急可以知用愛矣夫仁主于愛而愛由賢始此謂惟仁者

能愛人且善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于親賢此

非智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至仁皆從大智中出也

知用愛必知所以用吾愛之權天下之英雄豪傑固天下所間值也而

愛有寵一人以別千萬人者烏可不知以用愛必知所以用吾愛之術

天下之英雄豪傑又天下所托命也而愛有由一人以及千萬人者烏

可不知是故六合為家八荒為閭仁者之心無窮而苟其孑然密勿之

中猷念無與分天工無與代則仁者不得而不窮遐邇一體靈蠢一視

許子陸高

仁者之心無私而苟其挺然人群之表篤生既有數遇合又不易則仁者不得而不私未得而寤寐以次之弓旌以招之相孚在聲氣之先即父兄不及謀也而何論他人人與共區宇而賢與共安危也既得而造膝以聯之披衷以結之相得在跡象之外即親暱不能間也而何論他人不隔形骸而賢不隔肝膽也蓋民利未興民灾未殄雖仁人所宜憂然憂有急于是者非蒼赤之顛連而賢才之遺逸含哺在野謳歌在朝雖仁人所深願然願有急于是者非萬方之禔福而賢哲之奮庸此仁人所以為知務也不然良鴛同駕將豪士為之解體譽髦攸伏雖聖哲孰與共功區上愛入之心安所寄耶○末節結不知務仁者急親賢政是知務照知者發下前後頗見深心惜為雄氣所掩

○無政事則

二句

許 辯

觀國計所由匱而知理財固有經也夫財用者國之脈也而政失則匱則修政固宜亟哉嘗謂國家有財用天地生之百姓殖之未始憂不足也然天地能豐其足之基而不能操其足之術百姓能致其足之力而不能握其足之權則所以使之恒足者蓋有道焉政事是也夫政事之于國家非盡為財用設也而財用之饒乏實出于此蓋所以阜其源而使之聚亦所以疏其流而使之通是人主所以制天下而杜其侵漁之端亦天下所以制人主而禁其侈靡之習者也向微政事則中外上下莫任蓄洩之計誰為之虞其縮而持其盈往來歛散盡為耗

惜此句多此三字

氣太促

高唐集 許子遜稿

子遜善為此奔注之辭

蠹之門誰為之經其入而紀其出有以一時之晏安而壞千百年之長
筭則當開者不開而財用薄矣有以一事之冗濫而竭億萬姓之脂膏
則當節者不節而財用困矣不然而上或壅之以為私多寡莫之程緩
急莫之請是有財猶無財也不然而下或乘之以為蠹名為經費而無
其實上為乾沒而無其名是雖用猶弗用也蓋政事立則以一人經海
內而有餘政事廢則以海內奉一人而不足理勢固然無足恠者人主
重國計則修政立事亟矣

一○出題太輕○說題太盡○文勢飛揚○震動終不耐久○僅勝時文中柔媚者
一○籌耳

○口之於味

全

許櫛

大賢論性命而各有所重焉夫性命一理也當節則言命當盡則言性
君子其知所重矣且世儒莫不譚性命而真知者卒鮮則非性命之能
誤人而人之託性命以遂其私也何則性一而已矣烏乎受而有二性
特以性成諸人而人無所不有故任理者當之以秉彝而任情者當之
以嗜欲命一而已矣烏乎主而有二命特以命出諸天而天無所私厚
故修士以共有限者自制而怠士以其有限者自護君子于此將緊言
性乎懼其有所托而恣也則莫若就其所托者而故置之以此止其踰涯
無已之思若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四肢欲安佚其與生俱生

許子遜稿

者即性也。而君子不謂性何也。為有命也。命定則或巧取而愈去。或拙守而自來。豈不可以加涓埃。畜不可以減尋常。雖有旋乾轉坤之力。不得逞焉。而性說誣矣。夫安得不舍性而言命。將槩言命乎。惧其有所託而逃也。則莫若就其所託者而姑置之。以振其倦怠不舉之氣。如仁屬父子。義屬君臣。禮屬賓主。智屬賢者。天道屬聖人。其有齊不齊者。即命也。而君子不謂命何也。謂有性也。性定則愚與明同覺。柔與強同力。此無羨于有餘。彼無憾于不足。自非陷溺。措止之甚。得自奮焉。而命說誣矣。夫安得不舍命而言性。蓋天下人雖有時而勝。天然其勝也。乃克念操變化之機。而非窺覲奪造化之柄。故造命與安命無二學。天雖有時而勝人。然其勝也。乃榮枯定生前之數。而非聖狂決終身之品。故忍性與盡性無二功。通乎此者。可與語性命矣。

讀不謂性。節始知食色為性之謬。讀不謂命。節始知人性皆善。安命即是造命。盡性即是忍性。理尤深至。

口之於味 許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

許 獮

君子定賦法而有以不急取為仁者夫賦有常法誰能勿用惟其緩者多也則所稱法內之仁哉且天下惟善為法者能取民有所以求之而民立應焉亦惟善為法者能裕民無所以予之而民蒙恩焉如布縷也粟米也力後也即君子在宥能盡蠲哉然其為法也上規天時下酌人力念天地之生成有數成功者退而後得序者進則不得不有樽節之方留不盡以待造化念閭閻之筋力有限既已拮据於此何暇馳騫於彼則不得不有權宜之術寬一切以需後期未嘗無用而有所不盡用用者特其一焉亦未嘗不盡用而有所不急用緩者且有二焉一之用

語未盡滿

許子述稿

也○似○少○而○非○少○自○此○以○前○累○歲○之○所○徵○召○者○方○且○積○為○朽○蠹○聚○為○漏○卮○
則○其○用○也○亦○時○宜○取○而○取○之○而○非○真○有○不○得○已○之○求○也○雖○少○何○傷○乎○二○
之○緩○也○似○多○而○非○多○自○此○以○後○田○家○之○所○經○營○者○方○耳○櫛○比○而○待○鱗○次○
而○進○則○其○緩○也○亦○時○宜○需○而○需○之○而○非○真○有○必○盡○殫○之○逋○也○雖○多○何○害○
乎○蓋○其○一○者○民○之○餘○也○二○者○民○之○乏○也○民○以○其○所○餘○應○令○而○以○其○所○之○
俟○時○不○有○寬○租○免○役○之○恩○而○力○已○裕○用○者○君○之○藏○也○緩○者○君○之○寄○也○君○
以○其○所○藏○經○費○而○以○其○所○寄○責○辦○不○有○朝○夕○追○呼○之○擾○而○利○已○饒○當○其○
時○九○重○之○上○戢○文○繡○而○野○不○憂○扞○軸○大○內○之○奉○飫○膏○梁○而○農○不○嘆○枵○腹○
天○子○之○居○極○壯○麗○而○庶○民○不○憚○于○絰○始○則○仁○與○法○兼○行○而○國○與○民○兩○濟○

也○後○之○取○民○者○可○以○則○矣○

居○大○體○寬○何○止○容○繭○絲○數○百○人○顧○朗○仲

中○二○比○實○有○經○濟○不○特○徵○辭○之○裕○

君子用其許

○○養心莫善於寡欲

許
辯

養心之要去其累心者而已甚矣天下之為心累者莫如欲也故寡之
即所以養之也孟子論養心若曰心合虛與氣而成氣載理與欲而出
欲之乘乎心也潛滋而還為蠱心之制乎欲也亦獨覺而還為攻事心
者宜于此實力焉是故心一耳得養則定靜失養則紛擾蓋不養不可
為心也而當以何者為養亦一耳養之善則任其紛而愈以靜養之
否則求其靜而愈以紛蓋不善不可為養也而當以何者為善養吾以
為有當然之則焉於此擁護則不得不予彼窒塞有自然之機焉窒而
塞之於彼乃所以擁而護之於此一念未起衆欲恬矣而吾寡之不睹

先說養心不將欲字翻弄

不聞之中毋令乘間而竊發是謂未欲絕欲無養之意而有其理隱微
方交衆欲伺矣而吾寡之迭感迭應之際毋令橫潰而莫支是謂就欲
制欲有養之意而去其害雖欲根緣乎形色形色安可盡雖然惟其合
節而行適節而止分數毫無所加則私而未始不公者此欲也而謂之
欲亦可謂之理亦可所貴乎善養者惟其化欲以歸理而已矣雖欲實
乘乎接構接構安可盡屏然惟其觸境而生隨境而化界限毫無所踰
則垢而未始不淨者此欲也而謂之寡亦可謂之無亦可所貴乎善養
者惟其患寡以入無而已矣蓋養之道欲其長然而無所消即謂之
長非外益也寡之道欲其消然而安機之消在此時則真機之長在

無偏詞

此時非外借也養心者最諸
化欲歸理絲寡入無可作語錄文特靜深有本

養心莫許

○ 惡鄉愿恐其

愿矣

許 辯

知德所由亂則知邪所由息蓋德之亂于邪者經不正也令民皆知經而亂德者何自作哉是以君子必亟反之也嘗謂吾道之與邪愿本較然二也工為邪者能一之善為道者亦能一之然一之權在彼則吾道混於異端一之權在我則異端化為吾道是故孔子嘗有惡矣而惡鄉愿為甚彼其機似淺而寔深取名在狂狷之上跡似庸而寔怪變幻在舉刺之先邪之尤而愿之首也德之所為亂而民之所為惑也君子安得而不惡之然徒曰惡之而已邪正未有所定也民未識我之是何以覺彼之非勝負未有所分也我未集我之勢何以孤彼之黨計惟反經

逆下得勢

許子遜高

而已矣。經之為道，易而易知，有識者之所共睹，疑似弗能眩也。平而無
陂，有志者之所共趨，中材可自奮也。惟反經而經正矣。庶民有不興乎，
有薰其源者，必有揚其流者也。惟經正而民興矣。邪慝有不息乎，有信
其真者，必無有悅其似者也。當是時，語道德則稱堯舜，語學術則稱孔
氏。人遊唐虞，洙泗之天名忠信，則真忠信名廉潔，則寔廉潔，俗無回互。
揜阿之行，不亦庶幾清夷盛際哉。而本則自經正始，是以君子急反經
也。蓋一則示吾道之高明，雖當世遠言湮之餘，皎若揭日月而行霄漢。
一則示吾道之廣大，雖以殊方異術之衆，亦知變形質而就甄陶，是吾
道之與邪慝不患其不異，而患其不一。一則雖鄉愿可無惡也，然非有

繼往開來之力，孰勝其任而愉快乎。

緊，打局前後獨初名言自闕自閤。非子遜無此神力。原評

局愈緊神愈宕，細玩其前後開闔，真有八門五花之妙。馬君常先生

只把反經二字，上下開轉，輕重脫卸，若然已解。顧朗仲

一篇大文字，從惡字正出，反經從無邪慝逆挽，縮反經不患不異，患
其不一，皆名論矣。何以忽插數偶語，為行文減色。

惡鄉愿恐許

書